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二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三十九 起廣德元年七月盡永泰元年十月凡二年有奇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上之下

癸卯廣德元年秋七月壬寅羣臣上尊號曰寳應元聖文武孝皇帝以楚州所獻十三寳爲上登極之符應也壬子赦天下改元方改元廣德常赦所不原者咸赦之免民逋負戶三丁免一丁庸調給復河北三年回紇行營所經免今歲租諸將討史朝義者進官階加爵邑有差冊回紇可汗爲頡咄登蜜施合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可敦爲娑墨光親麗

華毗伽可敦頡咄華言社稷發汌登施蜜華言到竟合俱錄華言娑羅娑墨華言得憐毗伽華言足意智左右殺以下皆加封賞　戊辰楊綰上貢舉條目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祭酒試通者升之於省如鄉貢法唐取士之科由學館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凡明經秀才俊士進士明于理體爲鄉里稱者縣考試州長重覆送之向書省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結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戶部集閱而關于禮部試之今楊綰所上國子監舉人略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明法律學也或以爲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以僕固瑒爲朔方行營節度使　吐蕃入大震關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蘭廓秦渭等州即河西隴右之地也先已爲吐蕃所陷史因其入大震關而備言之蘭州漢金城郡隋置蘭州因皋蘭山爲名廓州漢西平郡澆界前涼以其地爲湟河郡後魏置洮河郡周建德五年取河南邊路縣州取鄯之義爲名河州漢枹罕縣前涼張駿分置河州鄯州漢破羌允吾縣地唐平薛舉置鄯州洮州治漢洮陽城屬保定初置岷州秦臨洮縣地後魏大統十年置岷州以南有岷山名

秦州治成紀魏視川晉魏晉舊州名成州古西戎地後千畝戎姜氏居之又後爲白馬氏國漢爲武都郡晉爲仇池郡後魏改爲南秦州西魏改成州渭州治漢襄武縣後魏道 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爲戍卒繒帛爲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胡虜稍蠶食之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爲左衽矣 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以可汗乃懷恩壻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自守亦不犒師及史朝義既平詔懷恩送可汗出塞往來過太原雲京亦閉城不與相聞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懷恩將朔方兵數萬屯汾州使其子御史大夫瑒將萬人屯榆

次將李光逸等屯祁縣（檢文祁皆漢古縣屬太原）李懷光等屯晉州張維嶽等屯沁州懷光本勃海靺鞨也姓茹為朔方將以功賜姓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為言懷恩與回紇連謀反狀已露奉仙還過懷恩懷恩與飲於母前母數讓奉仙曰汝與我兒約為兄弟今又親雲京何兩面也（唐人謂反覆者為兩面貞元以後劍南西山白狗等羌氏附賜牛糧治生業去賜官祿皆得世襲然陰附吐蕃是謂之兩面羌此其證也）酒酣懷恩起舞奉仙贈以纏頭綵（唐人宴集酒酣為人舞當此禮者以綵物為贈謂之纏頭俗傳當筵為舞者乃有纏頭賜賚杜甫詩所謂舞罷錦纏頭者也）懷恩欲酬之曰來日端午當更樂飲一日奉仙固請行懷恩匿其馬奉仙謂左右曰朝來責我又匿我馬將殺我也夜踰垣而走懷恩驚遽以其馬追還之八月癸未奉仙至長安奏懷恩謀反（考異曰實錄癸未懷恩旅汾州次於汾州遷延不進監軍使駱奉仙以聞上以功高不之罪優詔慰勞之又因懷恩頓軍汾上監軍使駱奉仙因公宴言有所指諫恩

己萌二心肆口醜詈奉仙不告而出乘傳上聞上以功高容之叱奉仙出待懷恩如故懷恩傳本作谷不自安郡志曰寶應二年河朔既平詔太原節度辛雲京及僕固懷恩各以其軍送回紇還詣闕既出僧關辛公率其輕兵先入太原懷恩怒其不告曰辛君有虞于我也回紇至辛公餞于城外致牛酒以犒之懷恩欲因回紇覘其城壁陰導回紇請觀佛寺辛公許之既入城見羅兵于諸街蕃人大驚辟易而去懷恩亦具奏其狀請誅雲京奉仙上兩無所問今從舊懷恩傳優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諭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爲人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以爲臣昨奉詔送可汗歸國傾竭家貲俾之上道行至山北懷恩屯汾州謂太原之地爲山北雲京奉仙閉城不出祇迎仍令潛行竊盜回紇怨怒亟欲縱兵臣力爲彌縫方得出塞雲京奉仙恐臣先有奏論遂復妄稱設備與李抱玉共相組織臣靜而思之其罪有六昔同羅叛亂臣爲先帝掃清河曲一也臣男玢

為回紇所虜得間亡歸臣斬之以令士衆二也二事並見二百十八卷肅宗至德元載臣有二女遠嫁外夷為國和親蕩平寇敵三也臣與男瑒不顧死亡為國效命四也河北新附節度使謂田承嗣李寶臣李懷仙等皆握彊兵臣撫綏以安反側五也臣說諭回紇使赴急難天下既平送之歸國六也臣既負六罪誠合萬誅惟當吞恨九泉銜冤千古復何訴哉臣受恩深重夙夜思奉天顏但以來瑱受誅朝廷不示其罪諸道節度誰不疑懼近聞詔追數人唐人率謂召為追觀考異所引諸家雜史可見盡皆不至實畏中官讒口虛受陛下誅夷豈惟群臣不忠正為回邪在側且臣前後所奏駱奉仙辭情非不摭實陛下竟無處置寵任彌深皆由同類比周蒙蔽聖聰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之驃騎謂程元振也曾不委宰相可否或稽留數月不還遠近益加疑

阻如臣朔方將士功效最高爲先帝中興主人乃陛下蒙塵故吏
曾不別加優獎反信讒嫉之辭子儀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詆毀弓
藏鳥盡信非虛言陛下信其矯誣何殊指鹿爲馬陛下若斥逐邪
佞蠲側狐疑則覆逆之戒不足爲慮倘不納愚懇且貴因循臣實
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忠言利行惟陛下圖之臣欲公然入朝
恐將士留沮今託巡晉絳於彼遷延乞陛下特遣一介至絳州問
臣臣即與之同發九月壬戌上遣裴遵慶詣懷恩諭旨且察其去
就懷恩見遵慶抱其足號泣訴冤遵慶爲言聖恩優厚諷令入朝
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以爲不可曰公信其甘言入則爲來瑱不
復還矣明日懷恩見遵慶以懼死爲辭請令一子入朝志誠又以
爲不可遵慶乃還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恩先與可汗往來

恐翊沮其事遂留之　吐蕃之入寇也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冬十月吐蕃寇涇州刺史高暉以城降之遂為之鄉導考異曰汾陽家傳八月吐蕃次涇甯州遣威敵軍使高暉禦之戰敗執歸九月至邠州實錄十月庚午吐蕃寇涇州辛未犯奉天武功按今邠州東去涇州三程邠州南去奉天二程不應庚午寇邠州辛未已至奉天蓋史官據奏到日書之耳段公家傳九月二十日吐蕃寇涇原節度使高暉降之十一月一日將邠州節度使張蘊琦棄城遁舊本紀九月己丑吐蕃寇涇州刺史高暉以城降因為吐蕃鄉導十月辛未犯京畿新本紀九月乙丑涇州刺史高暉叛附於吐蕃十月庚午吐蕃陷邠州辛未寇奉天武功今月從實錄而不取其日引吐蕃深入過邠州上始聞之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關內元帥郭子儀為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閑廢日久寶應元年八月郭子儀自河東入朝遂留京師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氐羌二十餘萬眾彌漫數十里已自司竹園度渭鳳翔府盩厔縣有司竹園漢書王莽傳所謂霍鴻負倚芒竹即此地也宋白曰盩厔有官竹園臨水

(數十里不遠所謂司竹也)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召見癸酉渭北行營兵馬使呂月將將精卒二千破吐蕃於盩厔之西乙亥吐蕃寇盩厔月將復與力戰兵盡為虜所擒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橋倉猝不知所為丙子出幸陝州官吏藏竄六軍逃散郭子儀聞之遽自咸陽歸長安比至車駕已去上纔出苑門度滻水(按唐禁苑包大明宮之北東距滻水考雍錄長安志諸書禁苑東面出滻水無其門蓋出光泰門耳)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叛還長安脅豐王珙等十王西迎吐蕃(珙元宗子)遇子儀於開遠門內(開遠門長安城西面北頭第一門)子儀叱之獻忠下馬謂子儀曰今主上東遷社稷無主令公身為元帥廢立在一言耳子儀未應珙越次言曰公何不言子儀責讓之以兵援送行在丁丑車駕至華州官吏奔散無復供擬扈從將士不免

東餘會觀軍容使魚朝恩將神策軍自陝來迎上乃幸朝恩營豐
王珙見上於潼關上不之責退至幕中有不遜語羣臣奏請誅之
乃賜死戊寅吐蕃入長安高暉與吐蕃大將馬重英等立故邠王
守禮之孫承宏為帝改元置百官以前翰林學士于可封等為相
吐蕃剽掠府庫市里焚閭舍長安中蕭然一空苗晉卿病臥家遣
人輿入迫脅之晉卿閉口不言虜不敢殺於是六軍散者所在剽
掠士民避亂皆入山谷辛巳上至陝官稍有至者郭子儀引三
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三輔黃圖曰御宿川在長安城南漢武帝為離宮別館禁禦人不得往來遊觀上宿其中故曰御宿程大昌曰御宿川即樊川在萬年縣南二十五里俯入牛心谷未知所適行軍
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監察御史李萼謂子儀曰六軍將士逃潰
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并發武關防兵北出藍田以向長安吐

蕃必逼逐遂連趨而進過盩厔遇元帥都虞候臧希讓鳳翔節度使
高昇得兵近千人延昌謂子儀曰吐蕃知令公南行必分兵來逼
若當大路事即危矣不如取玉山路而去出其不意子儀從之時
兵隊既多山谷束隘延延百餘里人不得速行子儀恐潰兵之在
商州者必相剽掠商州官吏不知己之將至必逃匿而人亂或生
他患至倒迴口遣延昌與夢從間道先往撫諭之二人乃踰絕澗
登七盤趨商州先是六軍將張知節與麾下數百人自京城奔商
大掠避難朝官士庶及居人資財延昌與夢說之曰將軍身掌禁
兵軍敗而不赴行在又恣其下虜掠行將何歸今郭令公已至洛
南將軍若整頓士卒諭以禍福請令公來撫之收復長安此則將
軍非常之功也知節大悅從二人之言禁軍士不復侵暴延昌遂

西軍中主約蕃以數騎往迎子儀子儀恐吐蕃逼東與西軍七盤杜佑曰七盤即王莽所謂繞霤之固南當荊楚者也繞霤言四面塞阨屈曲水回繞而霤今謂之七盤十二箭○箭音爭三日乃行比至商州行收兵并武關防兵合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子儀請太子賓客第五琦爲糧料使給軍食上賜子儀詔恐吐蕃東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稱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出兵藍田虜必不敢東向上許之鄜延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節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難上元元年置渭北鄜坊節度使領鄜坊丹延四州治坊州○鄜音夫孝德即日大舉南趣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吐蕃既立廣武王承宏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整眾歸國子儀使左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令第五琦攝京兆尹與之偕行又令張知節以兵繼之全

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前光祿卿殷仲卿逃難而出按馬衣服盡爲土賊所掠仲卿至藍田糾合散兵及諸驍勇願從者百餘人以自保既而其衆漸振至於千人子儀未之知也仲卿探知官軍之勢益壯遂以其衆隸於子儀子儀令仲卿西行與全緒相爲表裏仲卿遂帥二百餘騎爲遊奕直渡滻水吐蕃懼問百姓百姓紿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不知其數至矣虜以爲然稍稍引軍去全緒又使禁軍舊將王甫入城陰結少年數百夜擊鼓大呼於朱雀街吐蕃惶駭庚寅悉衆遁去改正

通鑑原文以收商州將卒及發武關防兵皆子儀之謀此從汾陽家傳之文也今按舊唐書吐蕃傳則此謀全出於王延昌與李萼作家傳者欲歸功於子儀故掩二人之美耳愚以爲子儀之功多矣何必藉此一事以顯且謀雖出于延昌與萼而用其謀者子儀是亦子儀之功也何必奪人之善以爲善乎史貴直筆尤忌掩功故輙從舊傳爲之改正

高暉聞之帥麾下三

百餘騎東走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擒而殺之考異曰新魚朝恩傳曰朝恩遣劉德信討斬之今從實錄壬辰詔以元載判元帥行軍司馬以第五琦爲京兆尹癸巳以郭子儀爲西京留守甲午郭子儀發商州己亥以魚朝恩部將皇甫溫爲陝州刺史周智光爲華州刺史爲周智光以華州叛張本驃騎大將軍判元帥行軍司馬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疾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皆切齒而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爲犬戎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闕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

出都百姓塡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爲安邪危邪若以爲危豈得高枕不爲天下討罪人乎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飲藥藥不當病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之病何繇至於此乎乃根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故至於此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言悉出諸宦官隸諸州羈持也持神策兵付大臣時魚朝恩領神策軍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卽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不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十一月辛丑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時有射生將王獻自稱京兆尹聚衆二千餘

人署置官屬暴橫長安中壬寅郭子儀至滻水西郭子儀至滻水西則已度滻水近京城矣撫擁兵不出或謂子儀城不可入子儀不聽引三十騎徐進使人傳呼召撫撫失據出迎拜伏子儀斬之考異曰實錄曰有武將王甫等誘長安惡少數百人集六街鼓于朱雀街大鼓之吐蕃聞之震懾乘夜而遁汾陽家傳曰射生將王撫猛而多力自稱御史大夫領五百騎二千步卒兼稱官屬以謀作亂甲午公發商州冬十一月壬寅公次滻水之右王撫知公之來也于城中整列行陣戈矛若林旗旛其間塞巷不出人勸公必不可入公以三十騎徐進曾不少懼令傳呼王撫撫惶懼伏息合之從一府而遣郭志曰郭公屯商州十二月一日率諸軍五萬餘人出藍田去城百里而軍城中相傳言大軍將至西戎懼焉三日馬宗小兒號小君李酒盞射生官王甫等五百餘人夜半聚六街鼓叉于子城雷擊天門街中仍分其衆建旗諸門吐蕃以爲大軍夜至相率潛去小君使報郭公七日郭公全師入於京師繫小君酒盞王甫等責之曰吾大軍未至汝設詐以畏吐蕃吐蕃知之怒汝焚燒宮闕從容而去豈不由汝乎命斬之遂以破賊收城聞奏子儀傳曰全緒遣禁軍舊將王甫入長安陰結豪傑爲內應一日齊擊鼓于朱雀街吐蕃軍惶駭而去又曰射生將王撫自署爲京兆尹聚兵二千人擾亂京城子儀召撫殺之諸子儀權京城留守吐蕃傳吐蕃餘衆尚在城軍將王撫及御

史大夫王仲昇領兵自苑中入椎鼓大呼仲昇之兵又入賊吐蕃皆奔走若如邠志所言是子儀殺撫而攘其功計子儀必不爲也子儀勳業今古罕高彼準作書多攻其短豈有嫌不可盡信今從汾陽家傳及子儀舊傳改正子儀舊傳及新傳皆言入長安結客爲內應擊鼓于朱雀街者禁軍舊將王甫也其自稱京兆尹暴橫長安中者射生將王撫也本是兩人而通鑑俱認爲王甫事此由吐蕃傳誤以擊鼓大呼者爲王撫邠志誤以子儀所誅者爲王甫故也吐蕃傳言撫不言甫邠志言甫不言撫兩相矛盾其誤可知新舊傳詳載而撫功罪混甫官銜其爲實錄可據今改正

其兵潰散白孝德與邠寧節度使張蘊琦將兵屯畿縣京兆府管二十縣萬年長安爲赤縣餘縣皆爲畿縣子儀召之入城京畿遂安

廣州市舶使宦官呂太一發兵作亂唐置市舶使於廣州以收商舶之利時以宦者爲之節度使張休棄城奔端州舊志廣州西至端州二百四十里太一縱兵焚掠官軍討平之

吐蕃還至鳳翔節度使孫志直閉城拒守吐蕃圍之數日鎮西節度使馬璘聞車駕幸陝將精騎千餘自河西入赴難轉鬭至鳳翔值吐蕃圍城璘帥衆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

甲背城出戰單騎先士卒奮擊俘斬千計而歸明日虜復逼城請戰璘開懸門以待之杜預曰縣門施於內城門今邊城之門設扉以啟閉而懸門者設於門闔之外常懸而不下寇至則下之以禦門以爲重閉之固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居於原會成渭之地原州高平郡會州會寧郡成州同谷郡皆緣河隴之勝以臨唐境

宦者程元振之未放也忌郭子儀復立功不欲天子還京師勸帝且都洛陽以避蕃寇帝將從之子儀上章論奏曰臣聞雍州之地號稱天府右控隴蜀左扼崤函前有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清渭濁河之固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有利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及秦漢因之卒成帝業後處而泰去而亡者不一姓及隋氏之末煬帝南遷河洛邱墟兵戈亂起高祖唱義亦先入關故能翦除羣雄底定區宇至於太宗高宗之盛中宗元宗之明多在秦川

鮮居東洛閒者羯胡構亂九服分崩河北河南盡從逆命然而先
帝仗朔方之眾履艱危亡陛下藉西土之師朝義就戮豈惟天道
助順抑亦地形使然近因吐蕃凌逼鑾駕東巡蓋以六軍之兵素
非精練皆市肆屠沽之人務挂虛名苟避征賦驅以就戰百無一
堪亦有潛輸貨財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庶政多荒遂令陛下震
驚不安退居陝服斯蓋關于委任失所豈秦地之罪哉況東周之
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
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所嘷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
於徐方北自覃懷經于相土人煙斷絕千里蕭條將何以奉萬乘
之牲餼供百官之次舍哉矧其土地狹阸纔數百里險東有成皋
南有二室險不足恃適爲戰場陛下奈何棄久安之勢從至危之

循伏順時遵順動罔繼上都奉宗廟以修薦享謁陵寢以崇孝思委宰相以爵賢任能付卓等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矣上得奏泣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也朕西決矣十二月丁亥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眞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眞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邪載由是銜之　辛卯鄂州大風火發江中焚船三千艘居人廬舍三千餘家　甲午上至長安郭子儀率城中百官及諸軍迎於滻水東伏地待罪上勞之曰安祿山僭亂中原是卿克復昨朕蒙塵卿再復安豈非今日天下乃卿與我也泣下沾襟因以所乘馬九花虯賜之子儀辭讓上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卿其無讓附遂九花虯者范陽節度使李懷仙所貢也額高九寸毛拳如鱗頭頸鬃鬣眞虯龍也每一嘶則羣馬聳耳驍騰不敢出聲上嘗出獵不覺日暮顧左右曰行宮去此幾里對曰四十里上遂加鞭速歸九花虯緩緩而

行若四五里而已侍從奔躍無及者　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權寵無比築城於鄠縣及中渭橋屯兵以備吐蕃以駱奉仙為鄠縣築城使遂將其兵　乙未以苗晉卿為太保裴遵慶為太子少傅並罷政事以宗正卿李峴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遵慶既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結內侍董秀使主書卓英倩潛與往來上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上以是益愛之御史大夫朴涣疾之因進見慨然論載奸惡上曰載雖非直慎然協和中外使無間然亦能臣也涣曰和之為貴者由禮節也不節之以禮焉得為和今干戈甫定品物思乂載為宰相宜明制度易海內耳目而怙權樹黨設法為逃斷恩為怨附下苟容乃幽國卑主之術也臣所未諭上聞而默然載深恨之陰中涣以法貶道州刺史而

至 吐蕃既去廣武王承宏逃匿草野上赦不誅丙申放之於華州 程元振既得罪歸三原聞上還宮衣婦人服私入長安復規任用京兆府擒之以聞 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松州交川郡以郡界有甘松嶺名州開元二十八年以維州之定廉縣置奉州雲山郡天寶八年徙治天保軍更曰天保郡是年沒吐蕃至德元年剌歸誠王董嘉俊以郡來歸始更名保州又按天寶八年分定廉置雲山縣時蓋於縣新築二城也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於是劍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適喜言王霸大略務功名尚節義逢時多難以安危爲己任然言過其術爲大臣所輕

甲辰廣德二年春正月壬寅敕稱程元振變服潛行將圖不軌長流溱州上念元振之功尋復令於江陵安置溱州治榮懿縣貞觀間開山洞所置也 癸卯合劍南東西川爲一道以黃門侍郎嚴武爲節度使分劍南爲東西道見

二百二十卷肅宗至德元載考異曰舊傳武爲京兆少尹以史思明亂兵不之官出爲綿州刺史遷西川節度使上皇詔兩川合爲一道拜武劍南節度使新傳武爲少尹坐房琯貶巴州刺史遷東川餘同舊傳按思明阻兵河洛京兆少尹何妨之官此年始合東西川爲一道豈上皇詔所合新舊傳皆誤　丙午遣檢校刑部尚書顏眞卿宣慰朔方行營上之在陝也顏眞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上不許至是上命眞卿說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庸可至乎且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仙李抱玉魚朝恩四人耳自餘羣臣皆言其枉陛下不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汾州別駕李抱眞抱玉之從父弟也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上方以懷恩爲憂召見抱眞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子弟之思父兄懷恩欺其衆云郭子儀已爲魚朝

恩所殺衆信之故爲其用耳陛下誠以子儀領朔方彼皆不召而來矣上然之　甲寅禮儀使杜鴻漸奏自今祀圜丘方丘請以太祖配祈穀以高祖配大雩以太宗配明堂以肅宗配從之唐制冬至祀圜丘夏至祀方丘孟春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明堂以肅宗配嚴父之義也　乙卯立雍王适爲皇太子　吐蕃之入長安也諸軍亡卒及鄉曲無賴子弟相聚爲盜吐蕃既去猶竄伏南山子午等五谷長安之南山西接岐州界東抵虢州界其谷之大者有五子午谷斜谷駱谷藍田谷衡家谷也所在爲患丁巳以太子賓客薛景仙爲南山五谷防禦使以討之　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奏名所管曰天雄軍從之

僕固懷恩既不爲朝廷所用遂與河東都將李竭誠潛謀取太原辛雲京覺之殺竭誠乘城設備懷恩使其子瑒將兵攻之雲京出與戰瑒大敗而還遂引兵圍榆次去年七月懷恩遣瑒屯榆次上謂郭子儀

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爲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爲變（汾上謂汾陽時朔方軍多在焉）戊午以子儀爲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　癸亥以劉晏爲太子賓客李峴爲詹事並罷政事晏坐與程元振交通故也故事宰臣不于政事堂邀客自元載爲相見中官傳詔命至中書者引之升政事堂仍置榻待之及峴爲政府令去其榻及元振獲罪峴有功焉由是爲宦官所疾故與晏皆罷以右散騎常侍王縉爲黃門侍郎太常卿杜鴻漸爲兵部侍郎並同平章事（爲王縉黨附元載與之俱誅張本）　丁卯以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大使二月子儀至河中雲南子弟萬人戍河中將貪卒暴爲一府患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　癸酉上朝

獻太清宮甲戌朝享太廟乙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　僕固瑒圍榆次旬餘不拔遣使急發祁縣兵李光逸盡與之李光逸屯祁縣事始上年七月士卒未食行不能前裨將白玉焦暉以鳴鏑射其後者軍士曰將軍何乃射人玉曰今從人反終不免死死一也射之何傷至榆次瑒責其遲胡人曰我乘馬乃漢卒不行耳瑒捶漢卒卒皆怨怒曰節度使黨胡人其夕焦暉白玉帥眾攻瑒殺之僕固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眾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再拜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度河北走自汾州西度河投北趣靈州　時朔方將渾釋之守靈州懷恩檄至云全軍歸鎮釋之曰不然此必眾潰矣將拒之其甥張韶曰彼或翻然改圖以眾歸

眞何可不納也釋之疑未決懷恩行速先候者而至釋之不得已納之張惟以其謀告懷恩懷恩以詔爲門殺釋之而收其軍使詔主之旣而曰釋之叛也彼尙負之安有忠於我哉他日以事杖之折其脛置於彌峩城而死都虞候張維嶽在沁州聞懷恩去乘傳至汾州撫定其衆殺焦暉白玉而竊其功以告郭子儀子儀使牙官盧諒至汾州節鎭州府皆有牙官行官牙官給牙前驅使行官使之行役出四方自五季以後諸鎭武臣率曰牙官維嶽賂諒使實其言子儀奏維嶽殺瑒考異曰汾陽家傳曰開府盧昂公先使汾州慰諭及還甚不比於己者好賂於己者公捶殺之郭志曰郭公使牙官盧諒之軍維嶽賂諒使信其言郭公以維嶽殺瑒聞詔發之諸將云云郭公斥盧諒罪棒殺之今參考二書諒號名從郭志傳首詣闕羣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顚越深用爲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戊寅郭子儀

如汾州考異曰實錄廣德元年十二月丁酉僕固瑒爲帳下張維嶽所殺以其衆歸郭子儀懷恩聞之棄贅脫身逃走北蕃按朔方兵所以不附僕固氏者以子儀爲之帥也縱不在子儀領朔方節度使之後亦宜在領河東副元帥之後而實錄二年正月丁卯子儀爲朔方節度使汾陽家傳二年正月子儀充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癸亥代宗三殿宴送二十六日發上都二月至河中兼朔方節度大使戊寅往汾州甲申發至河中邠志二年正月二十日詔郭公加河中節度河東副元帥二十九日加朔方節度二月僕固瑒率軍攻榆次逾旬不拔云云然則瑒死決不在去年十二月今因子儀如汾州并言之懷恩之衆悉歸之感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晩也子儀知廬諒之詐杖殺之上以李抱眞言有驗遷殿中少監　上之幸陝也李光弼竟遷延不至上恐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上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其母姓李氏有鬚數十莖長五六寸以子貴封韓國太夫人二子皆節制一

品光進性亦孝弟雙庭在門鼎味就養甲第竝開往來追歡極一時之盛　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迂險勞費自安祿山作亂關洛路阻漕運所江入漢抵梁洋故汴渠堙廢不治三月己酉以太子賓客劉晏爲河南江淮以東轉運使議開汴水庚戌又命晏與諸道節度使均節賦役聽便宜行畢以聞時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斗米千錢百姓挼穗以給禁軍宮廚無兼時之積晏乃以轉運爲己任疏浚汴水買通漕又慮爲人牽制乃遺元載書曰晏自離闕以來驅馬陝郊見三門渠津遺蹟到河陰鞏洛見宇文愷置梁公堰分黃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傑新堤故事飾像河廟凜然如生涉滎郊浚澤遙瞻淮甸步步探討知昔人用心晏雖不才敢悉力以答所知然運之利病各有四焉京師三輔百姓惟苦稅畝傷多若使江

湖米來每年三二十萬即頓減徭賦歌舞皇澤其利一也東都殘毀百無一存若米運流通則飢人皆附村落邑廛從此日多是計之得者其利二也諸將有在邊者諸戎有侵敗王略者或聞三江五湖貢輸紅粒雲帆桂楫轉納帑藏先聲後實震耀夷夏其利三也帝王之盛八埏同軌今舟車既通商賈往來百貨雜集航海梯山無遠不至其利四也所可疑者函陝凋殘東周尤甚過宜陽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編戶千餘而已居無尺椽人無煙爨蕭條淒慘獸遊鬼哭牛既羸角輿亦說輻棧車輓漕亦不易致今於無人之境興此勞人之役其病一也河汴有故道不修則毀澱故每年正月發近縣丁男塞長茭決沮淤清明桃花已後遠水自然安流陽侯宓妃不復太息頃因寇難總不掏拓澤滅水岸崩石役

夫需於沙津吏旋於濘千里泝上罔水舟行其病二也東垣底柱
澠池二陵北河運處五六百里戍卒久絕縣吏空拳奪攘姦宄窟
穴囊橐夾河爲藪豺狼狺狺舟行所經寇亦能往其病二也東自
淮陰西臨蒲坂亘三千里屯戍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賤卒亦儀
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無挾纊輓漕所至船到便留此非單車
使折簡書所能制禦其病四也雖小子畢其弩走之力亦申詳
其利病之原儻得書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自是每歲運
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推漕運之能者推晏爲首後來者皆
遵其法度云　甲子盛王琦薨（琦玄宗子也）　党項寇同州郭子儀使
開府儀同三司李國臣擊之曰虜得間則出掠官軍至則逃入山
宜使羸師居前以誘之勁騎居後以覆之國臣與戰於澄城北（澄城）

春秋左傳北徵之地漢爲徵縣屬馮翊後魏爲澄城縣并置澄城郡隋廢郡存縣唐屬同州九域志縣在州北九十里　大破之斬首捕虜千餘人　夏五月癸丑初行五紀歷寶應元年六月望戊夜月食三之一官歷加時在日出後有交不署蝕代宗以至德歷不與天合詔司天臺官屬郭獻之等復用麟德元紀更立歲差增損遲疾交會及五星差數以寫大衍舊術上元七曜起虛四度帝爲製序題曰五紀歷　庚申禮部侍郎楊綰奏歲貢孝弟力田無實狀及童子科皆僥倖悉罷之　郭子儀以安史昔據洛陽故諸道置節度使以制其要衝今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爲始子儀時鎮河中表先罷河中節度以示諸鎮　六月敕罷河中節度及耀德軍乾元二年置耀德軍於河中　子儀復請罷關內副元帥不許　僕固懷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衆復振上厚撫其家癸未下詔稱其勳勞著於帝室及於天下疑隙之端起自小察其深衷本無它志君臣之義情實如初但以河北既平朔方已

行所屬宜併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等使其太保兼中書令大寧郡王如故但當詣闕更勿有疑懷恩竟不從　秋七月庚子稅天下青苗錢以給百官俸乾元以來天下用兵京師百僚俸錢減耗上即位推恩庶僚下議公卿或言稅畝有苗者公私咸濟乃分遣憲官稅天下地畝青苗錢充百司課料宋白曰大歷五年五月詔京兆府應徵青苗地頭錢等承前青苗錢每畝徵十五文地頭錢每畝徵二十五文自今以後宜一切以青苗錢爲名每畝減五文徵三十五文隨徵夏稅時據數徵納入年每畝率十五文　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帥臨淮武穆王李光弼治軍嚴整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光弼愧恨成疾己酉薨八月丙寅以王縉代光弼都統河西淮南山南東道諸行營　郭子儀自河中入朝會涇原奏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將入寇考異曰舊子儀傳云數十萬衆懷恩傳云誘吐蕃十萬衆按汾陽家傳實不過十萬京師震駭

詔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奉天縣屬京兆宋白曰本醴泉縣地武后分置奉天縣以奉乾陵在京兆西北百五十里上召問方略對曰懷恩無能為也上曰何故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為也辛巳子儀發赴奉天　甲午加王縉東都留守　河中尹兼節度副使崔寓考異曰五月己巳罷河中節度今猶有副使者蓋寓只前官也　發鎮兵西禦吐蕃為法不一九月丙申鎮兵作亂掠官府及居民終夕乃定　丙午加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同平章事　辛亥以郭子儀充北道邠寧涇原河西以東通和吐蕃使以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充南道通和吐蕃使子儀聞吐蕃逼邠州甲寅遣其子朔方兵馬使晞將兵萬人救之己未劍南節度使嚴武破吐蕃七萬眾拔當狗城當狗城當白狗羌之路

以名城　關中饑蝗霖雨米斗千餘錢　僕固懷恩前軍至宜祿郭子儀使右兵馬使李國臣將兵為郭晞後繼晞遂與國臣及邠甯節度使白孝德敗之於宜祿考異曰實錄癸巳孝德敗吐蕃一千餘衆於宜祿生擒蕃將數人案汾陽家傳二十六日虜先軍次宜祿然則前八日孝德豈得已敗吐蕃於宜祿乎實錄誤也冬十月懷恩引回紇吐蕃至邠州白孝德郭晞閉城拒守考異曰汾陽家傳晞敗吐蕃今從實錄舊子儀傳曰虜寇邠州子儀在涇陽令長男朔方兵馬使曜率師拒之與白孝德閉城拒守案實錄及晞傳皆云晞拒懷恩敗之子儀傳誤也庚午嚴武拔吐蕃鹽川城鹽川城在當狗城西北維州舊有鹽溪縣永徽初省入保州定廉縣僕固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京師戒嚴諸將請戰郭子儀不許曰虜深入我地利於速戰我堅壁以待之彼以吾為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辛未夜子儀詣師曰明日有寇爾宜備之遂出兵數萬陳於乾陵之南軍中竊相

偶語曰夜中出兵與鬼鬭邪壬申未明虜衆大至陳於乾陵之北長二十里衆始服子儀之先見虜始求戰不得野掠又無所獲糧食垂盡恐援兵四集則歸途不利故欲乘暗襲子儀之不備忽見大軍兩蕃大駭不敢戰懷恩又素畏子儀麾下知其所部將士必不為己用而與子儀敵故亦不敢進戰遂相率而退子儀使裨將李懷光等將五千騎追之至麻亭而還虜遂經邠州營於北原攻其東門不克明日横陳於南原請戰郭晞等與之連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生擒八十五人降其大將五人懷恩泣曰此等昔為吾兒我教其射令反為他人致死於我惜哉已而虜涉涇而遁攻兵奉天之守子儀有妙算而通鑑略之邠州之戰郭晞有大功而通鑑遺之此皆史氏之疏也故兼採汾陽家傳及邠志諸書補之

和政公主卒肅宗之女章敬太后所生也性敏惠下嫁柳潭潭兄

澄妻即楊貴妃姊所謂秦國夫人者也勢傾朝野公主未嘗干以私及死撫其子如己所生安祿山之陷京師姊甯國公主方嫠居主棄其三子奪潭馬以載甯國身與潭步行入蜀日進百里潭躬薪水主躬炊爨以奉甯國及至蜀値郭千仞謀反元宗御樓諭降千仞不從潭率折衝張義童等死戰主親彀弓以助潭潭手斬賊五十級平之及肅宗有疾主侍疾勤勞詔賜之以田主以女弟寶章公主未有賜固辭不敢當肅宗嘗宴後庭令阿布思之妻衣綠衣爲優主諫曰布思誠逆人則妻不容近至尊若其無罪則不宜辱及其妻肅宗凒然爲免出之自兵興以來財用耗竭主以貿易取奇贏以千萬助軍及肅宗崩主又盡其邑入以助山陵上即位主屢陳人間利病及國家盛衰事上嘉納焉吐蕃犯京師主避地

畜卒至商於遇薩盜主諭以禍福盜皆稽顙願為主奴上以主貧詔諸節度餉億主一無所取親劒縫衣裳而服之諸子亦不令服紈綺及是吐蕃再入寇主方姙欲入宮進備邊計渾固止之主曰君獨無兄乎遂入見內殿翌日免乳而薨　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柏文達曰河西銳卒盡於此矣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反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遂將眾擊摧砂堡靈武縣皆下之摧砂堡在原州西北靈武後周置建安縣後又置歷城郡隋開皇三年廢郡十八年改建安為廣閏仁壽九年又改曰靈武屬涇州進攻靈州懷恩聞之自永壽壽讀宋白曰永壽縣屬邠州武德元年於永壽原置縣因原立名使蕃渾二千騎夜襲文達大破之士卒死者殆半文達將餘眾歸涼州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幾吐蕃圍涼州士卒

不爲用志烈奔甘州爲沙陀所殺沙陀姓朱邪世居沙陀磧因以爲名（沙陀見於此始）十一月丁未郭子儀自行營入朝郭晞在邠州縱士卒爲暴邠人暴惡子弟競以貨竄名軍伍中日群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破釜鬲甕盎盈道上袒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節度使白孝德患之以子儀故不敢言涇州刺史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虞候故候奄之職虞防虞也候候望也）孝德從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以刃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十七人首注槊上植市門（考異曰此出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狀段公家傳曰廣德二年正月白孝德授邠寧節度使七月大軍西還頗有浮浪又以邠土霍寇未戢耕耘乃謀頓軍奉天取給畿內時倉廩匱竭吏人猜懼軍士公行鬭毆乘醉捶擊閭里怨苦遠近彰聞孝德知之力不能制公懇請再三朋曰若使余爲虞候不令至是行軍司馬王稷以其言啟於白孝德卽日以公爲都虞候兼權知奉天縣事決旬而軍不犯禁逾月而路不拾遺永泰元年孝德奉詔歸邠州表公遷封疆旋邠王北庭行軍邠寧都虞候蘇寶璐時

晞官爲左常侍宗元云尚書誤也又按實錄廣德二年十月吐蕃寇邠州孝德晞閉城拒守汾陽家傳其年九月公使晞與孝德議邊事於邠州則孝德不以永泰元年始歸邠州陳翊誤也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秀實曰奈何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孝德使數十人從行秀實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常侍負若屬邪副元帥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常侍出聽吾言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爲暴行且致亂亂由常侍出人皆曰常侍倚副元帥不戢士罪且及副元帥然則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敢不從命顧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唐制兵五人爲伍十人爲火秀實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

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還遂臥於軍中晞通夕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秀實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患　五谷防禦使薛景仙討南山羣盜連月不克上命李抱玉討之賊帥高玉最彊抱玉遣兵馬使李崇客將四百騎自洋州入襲之於桃虢川大破之玉走成固洋州古成固縣唐志洋州治興道縣即古成固地　庚申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擒玉獻之餘盜皆平　十二月乙丑加郭子儀尚書令子儀以爲自太宗爲此官累聖不復置近皇太子亦嘗爲之非微臣所宜當固辭不受還鎮河中　丙寅夜星隕如雨　是歲戶部奏戶二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史言喪亂之後戶口減于承平什七入　上遣于闐王勝還國勝固請留宿衛以國授其弟曜勝令弟曜攝國自將兵入援見二百十九卷　上許之加勝開府儀同三司賜爵武都王　定

天下按戶月收其稅

乙巳永泰元年春正月癸巳朔改元赦天下　戊申加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鳳翔隴右節度使以其從弟殿中少監抱眞爲澤潞節度副使抱眞以山東有變上黨爲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由是天下稱澤潞步兵爲諸道最（爲李抱眞以澤潞兵傾制諸叛張本）

二月戊寅党項寇富平焚定陵寢殿（定陵中宗陵也在雍州富平縣西北凡陵有寢殿自殿後曰寢前曰殿）　庚辰儀王璲薨（璲元宗子也）　三月壬辰朔命左僕射裴冕右僕射郭英乂等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左拾遺洛陽獨孤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待制以備詢問此五帝盛德也頃

者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録其言有谷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稍稍鉗口飽食相招為祿仕此忠鯁之臣所以竊歎而臣亦恥之今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亙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官亂職廢將墮卒暴百揆隳刺如沸粥紛麻唐虞有百揆之官孔安國曰揆度也度百事總百官所此謂百揆揆度百官之事也民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於陛下茹毒飲痛窮而無告今其心顒顒獨恃於麥麥不登則易子齩骨矣陛下不以此時思所以救之之術臣實懼焉今天下推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之兵足以當之矣自此而往東泊海南至番禺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為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自可扼

要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以糧儲屝屨之資（屝草屨也）充疲人貢賦歲可減國租之半陛下豈可持疑於改作使率土之患日甚一日乎上不能用　丙午以李抱玉同平章事鎮鳳翔如故　庚戌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漸與盟於興唐寺上問郭子儀吐蕃請盟何如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國不可守矣乃相繼遣河中兵戍奉天又遣兵巡涇原以覘之　是春不雨米斗千錢

夏四月丁丑命御史大夫王翊充諸道稅錢使河東道租庸鹽鐵使裴諝入奏事上問榷酤之利歲入幾何諝久之不對上復問之對曰臣自河東來其間所涉三百里見菽粟未種農夫愁怨臣以為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諝寬之子也　辛卯劒南節度使嚴武薨

武字季鷹神氣俊爽敏於見聞幼有成人之風讀書不究精義涉獵而已父挺之愛其妾元英而薄其妻裴氏武年八歲詢問其故母曰汝父嫌我寢陋枕席數宵即懷汝自後相棄語能悽咽武亦憤惋候父出元英方睡持小鐵槌擊破其首挺之歸驚愕左右抵言小郎君戲運槌而致此挺之呼武曰汝何戲之甚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而薄其妻乎故須擊殺非戲也父曰眞嚴挺之兒武三鎮劍南厚賦斂以窮奢侈或一言當意賞至百萬蜀雖號饒富爲之匱竭梓州刺史章彝小不副意召而杖殺之房琯以舊相且爲舉主及出爲管內刺史武慢倨不爲禮父友杜甫與武最厚亦屢欲犯之其恣行暴虐如此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母數戒其驕暴武不從及死母曰吾今始免爲官婢矣　五月癸丑以

右僕射郭英乂爲劍南節度使（爲郭英乂爲崔旰所殺張本）畿內麥稔京兆尹第五琦請稅百姓田十畝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也上從之

平盧節度使侯希逸鎮淄青好遊畋營塔寺軍州苦之兵馬使李懷玉得衆心希逸忌之因事解其軍職希逸與巫宿於城外軍士閉門不納奉懷玉爲帥希逸奔滑州上表待罪詔赦之召還京師秋七月壬辰以鄭王邈爲平盧淄青節度大使（邈皇子也）以懷玉知留後賜名正己時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相衞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及正己皆結爲婚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雖名藩臣羈縻而已　以久旱遣近臣分錄囚徒　甲午以上女昇平公主

嫁郭子儀之子曖　太子母沈氏吳興人也安祿山之陷長安也掠送洛陽宮上克洛陽見之未及迎歸長安會史思明再陷洛陽遂失所在上即位遣使散求之不獲己亥詔壽州崇善寺尼廣澄詐稱太子母案驗乃故少陽院乳母也（大明宮有少陽院太子居之）鞭殺之　九月庚寅朔置百高座於資聖西明兩寺（據百高座百尺高座也唐會要資聖寺在崇仁坊本長孫無忌宅龍朔三年爲文德皇后追福立爲尼寺咸亨四年復爲僧寺西明寺在延康坊本越國公楊素宅貞觀中賜濮王泰泰死乃立爲寺）講仁王經內出經二寶輿以人爲菩薩鬼神之狀導以音樂鹵簿百官迎於光順門外從至寺　辛卯太白經天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剌數十萬衆俱入寇令吐蕃大將尚結悉贊摩馬重英等自北道趣奉天党項帥任敷鄭庭郝德等自東道趣同州吐谷渾奴剌之衆自西道趣盩厔回紇繼吐蕃之

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郭子儀使行軍司馬趙復入奏曰虜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諸道節度使鳳翔李抱玉滑濮李光進邠甯白孝德鎮西馬璘河南郝庭玉淮西李忠臣各出兵以扼其衝要上從之諸道多不時出兵李忠臣方與諸將擊毬得詔亟命治行諸將及監軍皆曰師行必擇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豈可擇日而後救邪即日勒兵就道懷恩中途遇暴疾而歸丁酉死於鳴沙考異曰舊懷恩傳曰懷恩引回紇及朔方之衆繼進行至鳴沙縣遇疾舁歸九月九日死於靈武案長歷九月庚寅朔丁酉八日也唐歷邠志皆云九月八日懷恩死於靈州今從實錄大將張韶代領其衆別將徐璜玉殺之范志誠又殺璜玉而領其衆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爲國大患上猶爲之隱前後敕制未嘗言其反及聞其死憫然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吐蕃至邠州白孝德嬰城自守甲辰上命

宰相及諸司長官於西明寺行香設素饌奏樂是日吐蕃十萬衆
至奉天京城震恐朔方兵馬使渾瑊討擊使白元光先戍奉天虜
始列營瑊帥驍騎二百衝之身先士卒虜衆披靡瑊挾虜將一人
躍馬而還從騎無中鋒鏑者城上士卒望之勇氣始振乙巳吐蕃
進攻之虜死傷甚衆數日斂衆還營瑊夜引兵襲之殺千餘人前
後與虜戰二百餘合斬首五千級獲駝馬器械甚衆丙午罷百高
座講召郭子儀於河中使屯涇陽己酉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
進屯雲陽馬璘郝庭玉屯便橋李抱玉屯鳳翔內侍駱奉仙將軍
李日越屯盩厔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屯同州鄜坊節度使杜冕屯
坊州上自將六軍屯苑中庚戌下制親征辛亥魚朝恩請索城中
括士民私馬令城中男子皆衣皁團結為兵城門皆塞二開一士

民大駭踰垣鑿竇而逃者甚衆吏不能禁朝恩欲奉上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羣臣議論不一一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閤門不開朝恩忽從禁軍十餘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數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唐人謂宦官爲敕使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社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考異曰新魚朝恩傳云僕固瑒攻絳州使姚良據溫誘回紇陷河陽朝廷遣李忠臣討瑒以龍文瑒敗之王景岑討良王希遷臨之敗瑒于萬泉生擒良高暉等引吐蕃入寇遣劉德信討斬之故朝恩因麾下數克獲竊以自高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心媢之乘相州敗醜爲詆譖肅宗不內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朝恩內慙乃勸帝徙洛陽欲遠戎狄百僚在廷朝恩從十餘人持兵出曰虜犯都甸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對有近臣折曰敕使反邪今屯兵足以扞寇何遽脅天子棄宗廟爲朝恩色沮而子儀亦謂不可乃止李肇國史補曰代宗朝百僚立班良久閤門不開魚朝恩忽擁

以刃十餘人而出宣言曰西蕃頻犯郊圻欲兵守伊河以宰臣以下皆莫不知所對給事中劉不記其名出班抗聲曰欲使反耶云云由此罷遷幸之議案侯固揚其樞或不聞攻絳州高暉爲李日越所擒不聞爲劉德信所斬朝恩欲幸河中不聞欲幸洛既云頻犯郊圻必是吐蕃後人誤時也新書所云不知據何書今從國史補　自丙午至甲寅大雨不止故虜不能進吐蕃移兵攻醴泉党項西掠白水白水縣漢粟邑之地後魏太和二年置白水縣及白水郡隋廢郡存縣唐屬同州　東侵蒲津丁巳吐蕃大掠男女數萬而去所過焚廬舍蹂禾稼殆盡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於澄城北因逐北至鄜州宋白曰鄜州漢上郡雕陰之地後魏太和十一年置東秦州孝昌二年又改爲北華州廢帝二年改爲鄜州因鄜畤爲名九域志鄜州東南至同州四百一十里澄城縣在同州北九十里坊州漢翟道縣中部郡地後魏屬鄜州管內屬大和七年元皇帝作牧監於此置馬坊唐高祖因置坊州取馬坊爲名九域志坊州北至鄜州一百一十里　智光素與杜冕不協遂殺鄜州刺史張麟阬冕家屬八十一人焚坊州廬舍三千餘家冬十月己未復講經於資聖寺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

與入寇。辛酉，至奉天。考異曰：邠志曰：八月懷恩以諸戎入寇，九月[illegible]郭公討之，師于涇陽，回紇屯涇北，去吾十里，將悉請擊回紇。公曰：我昔與回紇情契頗至，今茲屢寇，必將有故，吾力尊而備之，可不戰而下也。[illegible][illegible]辛請節列營渭上，郭公章疏逾旬不達，郭公諸子在長安，聞之，使小將強弱以物議告郭公，郭公開道入覲，且以眾議聞。上曰：無是。即日令赴涇陽。懷恩驚曰：郭公真長者，吾比疑之，誠小人也。[illegible][illegible]九月末至涇陽，十月辛酉始至奉天，丙寅圍涇陽，丁卯，子儀已與之盟，首尾纔七日，豈容有章疏逾旬不達之事？子儀爲元帥，與強敵對壘，豈可棄軍入朝？汾陽家傳此際亦無入朝事，今不取。

癸亥，党項焚同州官廨民居而去。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令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及暮，二虜退屯北原。涇陽之北原也。丁卯，復至城下。是時回紇與吐蕃聞僕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牙將者，牙前將，領統元帥親兵。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紿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

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爲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也郭晞扣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國之元帥柰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合胡祿都督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冑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果吾父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柰何負約深入我地侵逼畿縣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我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

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上都長安也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彌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為汝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我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捨之勿殺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為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卻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子儀酹地曰以酒沃地曰酹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酒至藥葛羅

亦啗地曰如今公誓於是諸酋長皆大喜曰爲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隱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遺之綵三千匹酋長分以賞巫子儀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回紇遣其酋長石野那等六人入見天子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癸酉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靈臺漢鶉觚縣地天寶元年更名靈臺九域志靈臺縣在涇州東九十里舊史破吐蕃處在靈臺縣西五十里地名赤山嶺斬首五萬級生擒萬餘人得所掠士女四千人獲駝馬牛羊三百里內不絕丙子又破之於涇州東丁丑僕固懷恩將張休藏等降辛巳詔罷親征京城解嚴時郝庭玉屯便橋魚朝恩惡其善陳欲觀其教閱庭玉乃申號令鳴鼓角部分爲陳貫張翼舒左離右合坐作進退其衆如一朝恩歎曰吾在兵間十餘年始見郝將軍之訓練耳

治戎若此豈有前敵邪庭玉悽然而謝曰此非末校所長臨淮王之遺意也臨淮善御軍賞罰必當其功過每校旗之日軍士小不如令必斬之以徇由是人皆自效而赴陷馳突之際有心破膽裂者自臨淮薨逝以來無復校旗之事矣此安足當軍容之賞哉

初肅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乂領神策軍使內侍魚朝恩監其軍英乂入爲僕射朝恩專將之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齒（北軍北門六軍也）至是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其勢寖盛分爲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　郭子儀以僕固名臣李建忠等皆懷恩驍將恐逃入外夷請招之名臣懷恩之姪也時在回紇營上赦并舊將有功者皆赦其罪令回紇送之壬午名

臣以千餘騎來降子儀使開府儀同三司慕容休貞以書諭党項帥鄭庭郝德等皆詣鳳翔降　甲申周智光詣闕獻捷再宿歸鎮智光負專殺之罪未治（謂殺張志斌及杜冕家屬之罪）上既遣而悔之　乙酉回紇胡祿都督等二百餘人入見前後贈賚繒帛十萬匹府藏空竭稅百官俸以給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二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四十 起永泰元年閏月盡大曆八年凡八年有奇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上

乙巳永泰元年閏十月乙巳郭子儀入朝子儀以靈武初復百姓彫弊戎落未安請以朔方軍糧使三原路嗣恭鎮之 軍糧使卽糧料使 河西節度使楊志烈既死請遣使巡撫河西及置涼甘肅瓜沙等州長史上皆從之　丁未百官請納職田充軍糧 唐制一品職分田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皆給百里內之地諸州都督都護親王府官二

品十二頃三品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十畝鎭戍關津岳瀆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十畝七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五十畝三衞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六頃中府五頃五十畝下府及郎將五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畝下府三頃上府長史別將三頃中府下府二頃五十畝親王府典軍五頃五十畝副典軍四頃千牛備身左右千牛備身三頃折衝上府兵曹二頃中府下府一頃五十畝列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帥一頃隊正副八十畝親王以下又有永業田百頃職事官一品六十頃郡王職事官從一品五十頃國公職事官從二品三十五頃郡公職事官從三品二十五頃縣公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侯職事官從四品十二頃子職事官從五品八頃男職事官從五品五頃六品七品二頃五十畝八品九品二頃上柱國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飛騎尉八十畝雲騎武騎尉六十畝散官五品以上給同職事官　許之　戊申以戶部侍郎路嗣恭爲朔方節度使嗣恭披荆棘立軍府威令大行　己酉郭子儀還河中　初劍南節度使嚴武奏將軍崔旰爲利州刺史時蜀中新亂山賊塞路旰討平之及武再鎭劍南過利州欲辟旰爲部

將以利非爲部旰雖輒去乃略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以求旰利州古苴侯邑秦漢爲葭萌之地蜀漢爲漢壽縣晉爲晉壽梁爲黎州尋又改利州天寶爲益昌郡乾元復爲利州山南西道巡屬也獻誠使旰移疾自解詣武武以爲漢州刺史使將兵擊吐蕃於西山連拔其數城攘地數百里漢州漢雒縣什方綿竹地唐垂拱立漢州天寶爲德陽郡乾元復爲州武作七寶轝迎旰入成都以寵之武薨行軍司馬杜濟知軍府事都知兵馬使郭英幹英乂之弟也與都虞候郭嘉琳共請英乂爲節度使旰時爲西山都知兵馬使與所部共請大將王崇俊爲節度使會朝廷已除英乂英乂由是銜之至成都數日即誣崇俊以罪而誅之召旰還成都旰辭以備吐蕃未可歸英乂愈怒絕其餽餉以困之旰轉徙入深山英乂自將兵攻之聲言助旰拒守會大雪山谷深數尺士馬凍死者甚衆旰出兵擊之英乂大敗收餘

兵纔及千人而還英乂為政嚴暴驕奢不恤士卒衆心離怨元宗之離蜀也以所居行宮為道士觀仍鑄金為真容置之正室其後節度使至皆先拜而後視事英乂愛其竹樹茂美奏為軍營因居之其真容圖畫悉遭毁壞旰宣言英乂反不然何以除毁真容自將其兵於是帥所部五千餘人襲成都辛巳戰於城西英乂大敗旰遂入成都屠英乂家英乂單騎奔簡州宋白曰簡州在漢牛鞞縣地隋仁壽三年分益州之陽安平泉資州之資陽置簡州州有賴簡池因名普州刺史韓澄殺英乂送首於旰邛州牙將柏茂琳瀘州牙將楊子琳劍州牙將李昌嵕宋白曰邛州漢臨邛縣梁武陵王紀置邛州取南界邛來山為名瀘州漢江陽縣梁置瀘州取瀘水為名劍州漢廣漢之梓潼縣界置安州西魏為始州唐先天二年改為劍州取劍閣為名各舉兵討旰蜀中大亂旰衛州人也　斂民貲作浮屠供　十一月王縉請減諸道軍資錢四十萬貫修洛陽宮從

之辰原令顧繇上言元載子伯和等招權受賄十二月戊戌繇坐流錦州宋白曰唐垂拱二年分辰州麻陽縣地并開山洞置錦州州皆志錦州至京師三千五百里附錦是歲有漁人夜釣於龜山之下其釣爲物所繫不能出漁者因沈水探之有大鐵鎖盤繞山足尋之不知其極遂告刺史李湯湯令能水者數十人下擊之莫能動加以牛十餘頭鎖乃稍稍就岸濤竅其末鎖如山積莫能窮也累日後乃盡鎖尾得一獸狀如猿白首長鬐雪牙金爪高五丈許目若電光顧視閃鑠觀者奔走獸復徐徐引鎖入水入莫知其何物至元和九年李公佐得古嶽瀆經讀之知禹所因淮渦水神也名巫支祁善應對能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力踰九象疾若飄風搏擊騰踔波涌如山禹乃鎖之山下淮流始安

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堂頹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上言學校不可遂廢

丙午永泰二年春正月乙酉敕曰頃以戎狄多虞急於經略太學空設諸生蓋寡絃誦之地寂寥無聲函丈之間殆將不掃今寓縣乂寧文武並用方投戈而講藝俾釋菜以行禮使四科咸進六藝復

與其諸道節度觀察都防禦等使朕之腹心久鎮方面咸其子弟
爲教義方恐干戈之後學校尙微僻處遠方無所咨稟負經來學
宜集京師其宰相朝官六軍諸將子弟欲得習學可並補國子學
生　丙戌以戶部尙書劉晏爲都畿河南淮南江南湖南荆南山
南東道轉運常平鑄錢鹽鐵等使侍郎第五琦爲京畿關內河東
劒南山南西道轉運常平鑄錢鹽鐵等使分理天下財賦　周智
光至華州益驕橫召之不至上命杜冕從張獻誠於山南以避之
智光遣兵於商山邀之不獲智光自知罪重乃聚亡命無賴子弟
衆至數萬縱其剽掠以悅其心擅留關中所漕米二萬斛藩鎮貢
獻往往殺其使者而奪之　二月丁亥朔釋奠於國子監命宰相
帥常參官常參官常朝日常赴朝參者也唐制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日參號常參

官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號九參官五品以上及折衝當番者五日一朝號六參官宏文崇文館國子監學生四時參凡諸王入朝及以恩追至者日參其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及二王後則朝朔望而已魚朝恩帥六軍諸將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爲諸生朝恩既貴顯乃學講經爲文僅能執筆辨章句遽自謂才兼文武人莫敢與之抗辛卯命有司修國子監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日諸司奏事煩多所言多讒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尚書顏眞卿上疏以爲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郎官者尚書省二十四司郎官御史者御史臺三院御史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羣臣之爲讒何不察其言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實宜賞之不務爲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爲辭以塞諫爭之路臣竊爲陛下惜

之太宗著司門式云（唐式三十三篇以尚書省諸曹及秘書太常司農光祿太府太僕少府及監門宿衛計帳爲其篇目）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唐制門籍流內記官爵姓名流外記年齒狀貌月一易其籍非遷解不除無門籍者有急奏則令門司與仗家引奏仗家宿衛五仗之執事者）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蒙蔽喑嗚（史炤曰喑嗚語暗啞不明）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於今日天下之敝盡萃於聖躬豈陛下招致之乎其所從來者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凋竭太平之治猶可立致而李輔國用權宰相專政遞相姑息莫肯直言又大開三司不安反側使餘賊潰將北走党項裒嘯不逞更相驚恐思明危懼相挺而反東都陷沒先帝由是憂勤損壽臣每思之痛貫心骨今天下瘡痍未平干戈日滋陛下豈得不博聞讜言而悲絕忠諫乎且人主大開

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況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豈知其有所懼而不敢進哉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昔林甫雖擅權羣臣有不諮宰相輒奏事者則托以他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聞而恨之奏眞卿誹謗乙未貶峽州別駕（峽州夷陵郡在京師東南一千四百八十八里） 己亥命大理少卿楊濟修好於吐蕃 壬子以杜鴻漸爲山南西道劒南東西川副元帥劒南西川節度使以平蜀亂 以四鎭北庭行營節度使馬璘兼邠寧節度使璘以段秀實爲三使都虞候（三使四鎭一也北庭二也邠寧三也） 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考異曰舊傳作能引二十四弓今從段公別傳） 犯盜當死璘欲生

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白不能爲理璘善其議竟殺之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力爭之璘有時怒甚左右戰栗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爲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拂衣起秀實徐步而出良久璘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軍州事皆咨秀實而後行璘由是在邠甯聲稱殊美　癸丑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兼劍南東川節度使邛州刺史柏茂琳爲邛南防禦使（邛南邛水以南也邛水出嚴道邛崍山入青衣江）又以崔旰爲茂州刺史充西山防禦使從杜鴻漸之請也（鴻漸之意蓋欲柔服崔旰以圖免禍故未出京師即有此請使旰謂之不以爲非己耳非有深謀也）三月癸未獻誠與崔旰戰於梓州獻誠軍敗僅以身免旌節皆爲旰所奪　夏五月河西節度使楊休明徙鎭沙州（涼州淪陷故也）六月丁未日重輪是夜月又重輪　秋七月洛水溢漂溺居人廬舍二十坊　八

月國子監成丁亥釋奠記文王世子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
先師疏之鄭注凡學四時皆有釋奠釋奠
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記又曰始立學者既釁器
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注云釋菜禮輕也釋奠則舞舞則授
器司馬之屬司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周禮大胥春入學
釋菜合舞注云合舞等其進退鄭司農云舍菜謂舞者皆持芬香
之菜蔡襄釋奠無文說則以太常行事晉宋以學官主祭南齊武
帝時有司奏釋奠先聖先師禮文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
何樂時從陸希議用元嘉故事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
悉依上公梁及北齊東魏記學者親釋奠唐春秋釋奠三獻皆以
學官太宗貞觀十四年親釋奠於國學魚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
元宗開元十一年詔春秋釋奠用牲牢
覆餗以譏宰相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三公鼎足承君若
非其人則折足而覆亂美實陳鼎實也王縉怒
元載怡然考異曰是時王縉西守東都而得預此會者按實錄明
年二月郭子儀入朝詔元載王縉宴於其第然則雖守
東都有時
朝京師也朝恩謂人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杜鴻漸至蜀
境聞張獻誠敗而懼使人先達意於崔旰許以萬全旰卑辭重賂
以迎之鴻漸喜進至成都見旰但接以溫恭無一言責其干紀州

府事悉以委旰又數薦之於朝因請以節制讓旰以柏茂琳楊子琳李昌巙各爲本州刺史上不得已從之壬寅以旰爲成都尹西川節度行軍司馬崔旰遂據有西川　京兆尹黎幹自南山引澗水穿漕渠入長安功竟不成　甲辰以魚朝恩行內侍監判國子監事中書舍人京兆常袞上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五帝名學曰成均垂拱元年改國子監曰成均尋復其舊不宜以宦者爲之不聽丁未命宰相以下送朝恩上京兆尹黎幹諂媚朝恩朝恩每入監幹必備數百人之饌以餉之未幾李勉代幹爲京兆朝恩將入監府吏先期以故事請勉曰勉忝爲京兆軍容若惠顧府廷敢不具蔬饌今軍容判國子監事勉候太學軍容宜厚具主禮我何餉焉朝恩聞而銜之遂不復至太學

冬十月乙未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爲壽共

直糈錢二十四萬上又爲老子浮屠解禱事以祈福常袞上言以爲今諸道貢獻皆淫侈不急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斂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卻之又今軍旅未息王畿戶口十不一在而諸祠寺寫經造像焚幣埋玉及賞賚比邱道士巫祝之流歲巨萬計陛下若以易芻粟減貧民賦天下之福豈有量哉上不聽

第五琦什一稅法民苦其重多流亡十一月甲子日南至赦改元大曆悉停什一稅法　十二月癸卯周智光殺陝州監軍張志斌智光素與陝州刺史皇甫溫不協志斌入奏事智光館之志斌責其部下不肅智光怒曰僕固懷恩不反正由汝輩激之我亦不反今日爲汝反矣叱下斬之臠食其肉朝士舉選人畏智光之暴多自同州竊過智光遣將將兵邀之於路死者甚眾戊申詔加智光

檢校左僕射遣中使余元仙特齎告身授之智光慢罵曰智光有大功於天下國家不與平章事而與僕射且同華地狹不足展材若益以陝虢商鄜坊五州庶猶可耳因歷數大臣過失且曰此去長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長安城至於挾天子令諸侯惟周智光能之元仙股慄 郭子儀屢請討智光上不許 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以隴右行軍司馬陳少遊為桂管觀察使（桂管領桂昭賀富藤梧潯白廉繡欽橫融柳貴十七州劉昫曰桂管十五州在廣州西桂昭富梧蒙龔潯鬱林平琴賓澄繡象柳融）少遊博州人也為吏彊敏而好賄善結權貴以是得進既得桂州惡其道遠多瘴癘欲規求近鎮時宦官董秀掌樞密（是後遂以中官為樞密使）少遊乃宿其里候歸沐入謁因郗語諂謂

秀曰七郎親屬幾何月費幾何秀謝曰家累甚重歲用常過百萬少遊曰審如是奉入不足支數月少遊雖不才請獨供七郎之費歲獻五萬緡今具其半請先入之秀大喜與厚相結少遊因泣曰嶺南瘴癘恐不得生還再覩顏色矣秀遽曰公美才不宜遠出請從容旬日冀竭蹇分時少遊又納賄於元載子仲武內外引薦數日改宣歙觀察使

是歲故右拾遺檢校工部員外郎杜甫卒甫字子美審言之孫也甫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於長安天寶十三載元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獻三大禮賦元宗奇之使待制集賢院甫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

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楊雄枚皐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何忍棄之會安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及貶爲華州功曹時關輔饑亂穀食踊貴甫孺弱餓死者數人乃棄官去客成州同谷縣負薪採橡以自給流落劍南會嚴武節度東西川甫往依焉武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厚甫乃結廬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栽花縱酒嘯詠與田夫野老相狎蕩武或過之有時不冠而出見甫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目視曰（瞪音棖又音鄭）嚴挺之乃有是兒武暴猛外若不爲忤內實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

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於簾者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乃獨殺彝武卒崔旰楊子琳亂蜀甫以其家避亂荊楚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乃泝沿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嘗遊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經寇亂挺節無所汙為歌詩傷時橈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

元稹曰唐興學官大振能文者互出然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濃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

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蓋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自有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也

丁未大曆二年春正月丁巳密詔郭子儀討周智光子儀命大將渾瑊李懷光軍於渭上智光麾下聞之皆有離心己未智光大將李漢惠自同州帥所部降於子儀壬戌貶智光澧州刺史宋白曰澧州漢孱陽縣地吳立天門郡隋置松州尋改澧州州在澧水之陽故名舊志州在京師東南一千八百九十二里甲子華州牙將姚懷李延俊殺智光以其首來獻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朝以收華州爲名帥所部兵大掠自潼關至赤水水經註渭水東過鄭縣北又東與赤水合九域志華州鄭縣有赤水鎮二百里間財畜殆盡官吏有衣紙或數日不食者己巳置潼關鎮兵二千人　壬申分劍南置東川觀察使鎮遂州合東西川見上卷廣德二年　二月丙戌郭子儀入朝上命元載王縉魚朝恩

第五琦置酒於其第一會之費至十萬緡上禮重郭子儀常謂之大臣而不名郭曖嘗與昇平公主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爲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爲公主恚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使彼欲爲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之不癡不聾不作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　夏四月庚子命宰相魚朝恩與吐蕃盟於興唐寺　杜鴻漸請入朝奏事以崔旰知西川留後考異曰舊鴻漸傳云鴻漸俾旰同入覲寗傳云鴻漸請旰爲行軍司馬仍畀名鴻漸歸朝遂授寗西川節度使至十四年始入朝實錄亦無隨鴻漸入朝事鴻漸傳誤也六月甲戌鴻漸來自成都廣爲貢獻因盛陳利害薦旰才堪寄任上亦務姑息乃留鴻漸復知政事秋七月丙寅以旰爲西川節度使杜濟爲東川節度使旰厚斂以賂權貴元

載擢盱弟寬至御史中丞寬兄翁至給事中鴻漸以便蜀無恙飯僧千人　丁卯魚朝恩奏以先所賜莊為章敬寺以資章敬太后冥福上母吳后諡章敬　於是窮壯極麗盡都市之材不足用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長安朱雀街東第五街昇道坊龍華尼寺南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此地在秦為宜春苑隋州在漢為樂遊園開元疏鑿遂為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江側菰蒲葱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依映可愛華清宮見二百十五卷天寶六載　費逾萬億衛州進士高郢上書略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當以百姓爲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臣者雨不潤下救艾失時黔首狼顧憂在糧食若遂不給將何以救之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夏禹卑宮室盡力溝洫人到於今稱之梁武帝窮土木飾塔廟人無稱焉陛下若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美何必勞人動衆踵梁武之風乎又上書略曰古

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今興造急促晝夜不息力不逮者隨以榜咎愁痛之聲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戡定多難勵精思治務行寬仁以利天下今乃迴正道於內心求微助於外物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爲陛下惜之皆寢不報考異曰鄴集前書八月二十五日後書九月十二日上今因造寺終言之始上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爲相三人皆好佛縉尤甚不食葷血與鴻漸造寺無窮上嘗問以佛言報應果爲有無載等奏以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爲害所以安史悖逆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稱兵內侮出門病死回紇吐蕃大舉深入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

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爲國公出入禁闥勢移權貴京畿良田美利多歸僧寺雖藏奸宿亂醜穢萬端而上信心不易乃敕天下無得箠曳僧尼由是益無忌憚造金閣寺於五臺山鑄銅塗金爲瓦所費鉅億縉給中書符牒令五臺僧數十人散之四方求利以營之載等每侍上從容多談佛事由是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廢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　八月庚辰鳳翔等道節度使左僕射平章事李抱玉入朝固讓僕射言辭確至上許之癸丑又讓鳳翔節度使不許

九月吐蕃衆數萬圍靈州遊騎至潘原宜祿潘原本古陰盤縣天寶元年更名潘原屬涇州詔郭子儀自河中帥甲士三萬鎮涇陽京師戒嚴甲子子儀移鎮奉天考異曰汾陽家傳八月十七日吐蕃至涇西二十七日郭統精卒一萬與馬璘合攻之今從實錄甲寅寇

嶲州乙卯寇亘祿蓋據奏到日今從唐歷乙丑晝有大流星出於午沒於亥　山獠陷桂州逐刺史李良　是秋河東河南淮南浙江東西福建等道五十五州奏水災　冬十月戊寅朔方節度使路嗣恭破吐蕃於靈州城下考異曰唐歷九月吐蕃潮靈武戊申嗣恭破吐蕃衆長歷戊申九月一日也今從實錄斬首二千餘級吐蕃引去　十一月壬申京師地震自東北來其聲如雷

十二月庚辰盜發郭子儀父冢捕之不獲人以爲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自奉天入朝朝廷憂其爲變子儀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是歲復以鎮西爲安西改鎮西見二百二十卷肅宗至德元載　新羅王憲英卒子乾運立以倉部郎中歸崇敬充弔祭冊立使行至海中波濤迅急舟船壞漏衆咸驚懼謀以單舸獨載

崇敬曰今其舟數十百人我何忍獨濟逡巡之閒風濤頓息舉舟皆免先是使外國者多齎金帛貿易所無崇敬囊橐惟衣衾而已東夷傳其清德

戊辰大曆三年春正月乙丑上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贈建寧王倓爲齊王　二月癸巳商州兵馬使劉洽殺防禦使殷仲卿尋討平之　甲午郭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於子儀且言都虞候之橫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庚子以後宮獨孤氏爲貴妃

三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戊寅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以疾舉從父弟右羽林將軍獻恭自代上許之　壬寅西川節

度使崔旰入朝　初上遣中使徵李泌於衡山泌歸衡山見二百二十卷至德二載既至復賜金紫泌從肅宗於靈武已賜金紫旣歸衡山反其初服今復賜之為之作書院於蓬萊殿側蓬萊殿在紫宸殿北蓬萊殿北有太液池池中有蓬萊山上時衣汗衫躡履過之汗衫宴居之常服也今通貴賤皆服之惟天子以黃為別炙轂子曰燕朝衮冕有白紗中單有明衣皆汗衫之象以行祭接神漢高祖與項羽交戰汗透中單改名汗衫皆賤遊服自給舍以上給舍者謂給事中中書舍人皆東正五品官也及方鎮除拜軍國大事皆與之議又使魚朝恩於白花屯為泌作外院使與親舊相見上欲以泌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泌固辭考異曰鄴侯家傳曰因辭以讓元載案載時已為相何讓之有又曰到山四歲而二聖登遐代宗踐祚命中人手詔驛騎徵先公於衡岳先是半年前先公夜遇盜三人為其所拉而投之於懸澗及日出乃縋下猶樹葉丈餘都無所傷衆緣攀藤而出不敢至舊居山中人初以為仙去及中貴將至先公大懼沐浴更衣以俟命乃代宗踐祚之徵也疑盜為張后輔國所遣亦竟不知其由案元肅登遐泌雖在山林豈容全不知如家傳所云是代宗纔立即召泌也須經幸陝之後李繁誤記耳上曰機務之

煩不得晨夕相見誠不若且居密近何必署敕然後爲宰相邪後因端午王公妃主各獻服玩上謂泌曰先生何獨無所獻對曰臣居禁中自巾至履皆陛下所賜所餘惟一身耳何以爲獻上曰朕所求正在此耳泌曰臣身非陛下有誰則有之上曰先帝欲以宰相屈卿而不能得自今既獻其身當惟朕所爲不爲卿有矣泌曰陛下欲使臣何爲上曰朕欲卿食酒肉有室家受祿位爲俗人泌泣曰臣絕粒二十餘年陛下何必使臣隳其志乎上曰泣復何益卿在九重之中欲何之乃命中使爲泌葬二親又爲泌娶盧氏女爲妻考異曰鄴侯家傳云永泰元年端午上令泌食肉結婚案下云何述師稱因履潛紫宸上欲使內人護燈燭泌曰臣六七年在此又曰況新賜婚上即位至永泰纔四年耳又云因此得謗元載遂因魚朝恩事排出之然則結婚與朝恩誅不相遠今盡因追贈承天言之資費皆出縣官賜第於光福坊令泌數日宿第中數日宿

蓬萊院上與泌語及齊王倓欲厚加襃贈泌請用岐薛故事贈太
子岐王範贈惠文太子薛王業贈惠宣太子皆在元宗朝上泣曰吾弟首建靈武之議成中
興之業岐薛豈有此功乎竭誠忠孝乃為讒人所害嚮使尚存朕
必以為太弟今當崇以帝號成我夙志乙卯制追謚倓曰承天皇
帝遣使迎喪於彭原至城門喪輀不動帝謂李泌曰豈有恨邪卿
往察之以白朕意且倓當日艱難定策之心惟卿知之耳泌乃為
挽辭二章追述倓志使挽士唱之泌因進酹酹音類輀乃行庚申葬
於順陵士民觀者莫不為之流涕順陵在咸陽縣咸陽原癸亥地震　崔
旰之入朝也以弟寬為留後瀘州刺史楊子琳帥精騎數千乘虛
突入成都朝廷聞之加旰檢校工部尚書賜名寧考異曰舊傳旰初為杜鴻漸行
軍司馬即改名寧今從實錄遣還鎮　六月壬辰幽州兵馬使朱希彩經略副

使昌平朱泚昌平本漢軍都縣後魏更名昌平縣唐屬幽州泚弟滔共殺節度使李懷仙希彩自稱留後閏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遣將將兵討希彩爲希彩所敗朝廷不得已宥之庚申以王縉領盧龍節度使丁卯以希彩領幽州留後　崔甯與楊子琳戰數不利秋七月崔甯妾任氏素驍果出家財數十萬募兵得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之考異曰實錄五月子琳襲陷成都翌日詔甯還成都七月壬申又云子琳寇成都逆據其城甯竟破之蓋五月奏陷城七月奏破之成功雖因任氏奏時須著甯名故也子琳走　乙亥王縉如幽州朱希彩盛兵嚴備以逆之縉晏然而行希彩迎謁甚恭縉度終不能制勞軍旬餘日而還　回紇可敦卒庚辰以右散騎常侍蕭昕爲弔祭使回紇庭詰昕曰我於唐有大功唐奈何失信市我馬不時歸其直昕曰回紇之功唐已報之矣僕固懷恩之叛回紇助之與吐蕃連兵入寇逼

我邠畿及懷恩死吐蕃走然後回紇懼而請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縱之不然匹馬不歸矣乃回紇負約豈唐失信邪回紇慚厚禮而歸之　丙戌內出盂蘭盆賜章敬寺釋氏盂蘭盆經目連比邱見其亡母在餓鬼中目連白佛言七月十五日當為七代父母厄難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養十方佛然後受食夢華錄曰中元貰冥器綵衣以竹斫三腳如燈窩狀謂之盂蘭盆挂冥財衣服在上焚之釋氏要覽曰梵云盂蘭此云救倒懸盆陸游曰俗以七月望日具素饌享先織竹作盆盎狀紙錢盛以一竹焚之謂之盂蘭盆　設七廟神座書尊號於旛上百官迎謁於廣順門閣本大明宮圖光順門在紫宸門之西光順門內則明義殿承歡殿　自是歲以為常　是月五星聚於東井　八月壬戌吐蕃十萬眾寇靈武丁卯吐蕃尚贊摩二萬眾寇邠州京師戒嚴邠甯節度使馬璘擊破之　庚午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辛雲京薨以王縉領河東節度使餘如故雲京有膽略志氣剛決不畏彊禦每在戎行以擒生斬馘為務性

沈毅部下有犯令者不貸絲毫其賞功亦如之故三軍整肅　九月壬申命郭子儀將兵五萬屯奉天以備吐蕃　丁丑濟王環薨元宗子也　壬午朔方騎將白元光擊吐蕃破之壬辰元光又破吐蕃二萬衆於靈武考異曰實錄戊戌郭子儀奏靈州破吐蕃六萬餘衆者蓋入賀京師解嚴蓋即壬辰白元光所破也子儀合前後所破而奏之耳　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右軍都將臨洮李晟將兵五千擊吐蕃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五千太多乃將千人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吐蕃定秦堡臨洮洮州吐蕃志吞秦土故築堡於洮州以定秦爲名焚其積聚虜堡帥慕容谷種而還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

戊戌京師解嚴　潁州刺史李岵以事忤滑亳節度使令狐彰彰使節度判官姚奭按行潁州因代岵領州事且曰岵不受代即殺之岵知之因激怒將士使殺奭與奭同死者百餘人岵走依河陽

節度使田神功於汴州冬十月乙巳彰表言其狀岵亦上表自理上命給事中賀若察往按之考異曰實錄十月乙巳穎州刺史李岵殺本道節度判官姚奭及奭之弟岵棄州奔汴州本道節度使令狐彰以聞岵亦抗表上聞初岵以公務為彰所怒因遣奭巡按境內便留知穎州事岵聞之遂與親吏密謀詐為奭書將為變使當士遺於路中穎州守將得之懼乃與岵同謀殺奭詔給事中賀若察使於穎按覆唐歷曰十月穎州將士怒殺亳州判官姚奭初令狐彰怒穎州刺史李岵因遣奭代之且告之曰若岵不受替即殺之岵覺之以告將吏怒而殺奭并弟統紀作滑亳州判官姚奭又曰彰表先至遣給事中賀若察往滑州宣詔決李岵配流夷州尋賜自盡今姓名從實錄統紀事則參取諸書　丁卯郭子儀自奉天入朝　十一月丁亥以幽州留後朱希彩為節度使　郭子儀還河中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璘以四鎮兵屯邠寧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璘鎮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邠州曰若以邊土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內地租稅及運金帛

以助之諸將皆以爲然十二月己酉徙馬璘爲涇原節度使以邠甯慶三州隸朔方朔方兵分屯邠蒲始此考實曰實錄己酉以吐蕃歲犯西疆增修鎮守乃以邠甯節度馬璘鎮涇州仍爲涇原節度使以邠甯慶等州隸朔方汾陽家傳四年五月詔集兵於邠郊六月公自河中遣一萬兵二十八日公如邠州舊子儀傳時以西蕃侵寇京師不安馬璘雖在邠州力不能拒乃以子儀兼邠甯慶節度自河中移鎮邠州徙馬璘涇原節度使邠志初吐蕃既盟請侯入覲是時馬鎮西以四鎮兼邠甯李公軍澤潞以防秋軍盩厔丞相元公載使人諷諸將使責己曰今四郊多壘中外未甯公執國柄有年矣安危大計一無所聞如之何載曰非所及也他日又言且曰君非嬰戰乎載莞然曰安危繫於大臣非偏宰原也先王作兵置之四境所以禦戎狄也今內地無虞朔方兵在河中澤潞軍在盩厔遊軍何寇不逞京室王畿之外豈假是邠必令損益須自此始故曰非所及也郭李曰宰臣但匭之載曰今若徙四鎮於涇朔方於邠澤潞於岐則內地無虞三邊有備三賢之意何如三公曰惟所指揮既而相謂曰我曹既爲所竊得無行乎十二月詔馬公兼領涇原詔以鄭潁資之李公兼領山南資以澤潞資之郭公兼領邠甯亦以河中資之三將皆如詔朔方軍自此大徙於邠郭公雖遙統數道軍之精甲悉聚邠府其它子弟分居蒲盩各置守將以專其令術之餘卒稍遷於邠十年之閒無遺甲矣段公別傳曰馬公朝於京師以公掌留事馬公懇奏請

以邠甯慶三州讓副元帥子儀令以朔方河中之軍鎮之白[illegible]四鎮北庭之衆遷屯涇州將以拓西境代宗壯而許之十二月二日詔廷以馬公爲涇原節度使蓋三年立此議至四年子儀始遷邠今參取諸書璘先往城涇州以都虞候段秀實知邠州留後初四鎮北庭兵遠赴中原之難事見二百十九卷至德元載久羈旅數遷徙四鎮歷汴虢鳳翔北庭歷懷絳鄜然後至邠頗積勞弊及徙涇州衆皆怨誹刀斧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刀斧兵馬使領羣刀斧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旦警嚴者將旦嚴鼓以警衆也周禮謂之發昫今人謂之攢點前夕有告之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秀實欲討之而亂迹未露恐軍中疑其冤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謀作亂中夕火果起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從者族流

言者刑遂從于涇　癸亥西川破吐蕃萬餘衆　平盧行軍司馬許杲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濠州治鍾離漢當塗縣地隋改濠州因濠水而名　淮南節度使崔圓令副使元城張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此當塗縣宋屬太平州本漢丹楊縣地按漢書地理志當塗屬九江郡晉成帝時以江北之當塗縣流人過江者立當塗僑縣遂為實土是歲上召萬福以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討杲萬福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按上元楚之金陵秦之秣陵吳之建業江左之建康晉分秣陵置臨江縣太康初又改爲江甯至肅宗上元二年更今名屬昇州　又北至楚州大掠許杲既去濠州南渡江而屯當塗及張萬福至歷陽逼之又移上元又自上元渡江而北掠楚州也　淮南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追討之未至淮陰杲爲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擁兵繼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什二三元甫將厚賞將士萬福曰官健常虛費衣糧無所事兵農既分縣官費衣糧以養軍士謂之官健猶言官所養健兒也案唐六典衞士之外天下諸

軍有健兒舊健兒在軍皆有年限更來往頗爲勞弊開元十五年敕以天下無虞宜與人休息自今已後諸軍鎮量閑劇利害置兵防健兒於諸色征行人內及客戶中召募取丁壯情願充健兒長住邊軍者每年加常例給賜兼給永年優復其家口情願同者聽至軍州各給田地屋宅人賴其利中外獲安永無徵發之役此當時言兵農已分之利而養兵之害卒不可救以至於今今方立小功不足過賞請用三分之一（上下詔褒美）前監察御史天水權皋卒皋字士繇以進士補貝州臨清尉安祿山籍其才名表爲薊縣尉署從事皋陰察祿山有異志畏其猜虐不可以潔退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天寶十四載祿山使皋獻戎俘自京師反過福昌福昌尉仲謇皋妹婿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亟召謇謇至皋佯瘖瞪謇而瞑謇勉哀而哭手自含襲乃逸皋而葬其棺人無知者從吏以詔書還皋母母聞皋死以爲信然也慟哭傷行路祿山遂不疑許其母歸皋乃微服歷迹候于淇門奉母晝夜

南去及渡江祿山已反矣由是名聞天下永王璘亂多劫士大夫以從皋懼見迫又變名易服以免元宗在蜀聞而嘉之除監察御史會丁母憂家於洪州時南北隔絕或踰歲不聞詔命有中使奉敕至洪州多所求取州縣苦之時有王遷為南昌令將執按之因見皋商其事皋不言久之乃謝曰方今何由可致一敕使而遽有此言因掩涕而起遷遽拜謝之浙西觀察使顏眞卿表皋為行軍司馬詔徵為起居舍人皆不應曰吾潔身亂世以全我志欲持是受名邪自中原喪亂士君子多挈家渡江知名之士如李華柳識韓洄王定皆仰皋德而與之友洄定評皋可為宰輔師保華亦以為能分天下善惡者惟皋一人而已至是卒年四十六洄等行哭為制朋友之服

記大曆四年春正月丙子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子儀軍吏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吏亦告諸將將士請衷甲以從者三百人杜預曰衷甲謂在衣中子儀曰吾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迎之驚其從者之約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捧手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壬午流李岵於夷州　甲申望月有食之　乙酉郭子儀還河中

辛卯賜李岵死　二月壬寅以京兆之好畤鳳翔之麟遊普潤隸神策軍從魚朝恩之請也　楊子琳既敗還瀘州招聚亡命得數千人沿江東下聲言入朝涪州守捉使王守仙伏兵黃草峽水經注涪州之西有黃草峽山高險絕無人居意即此峽也按杜甫詩有黃草峽西船不歸之句注云黃草峽在涪州之西　子琳

恐擒之殺守仙於忠州守仙僅以身免子琳遂殺夔州別駕張忠據其城荆南節度使衛伯玉欲結以爲援以夔州許之夔州時亦遂屬爲之請于朝陽曲人劉昌裔舊志前漢陽曲縣唐忻州定襄縣即其地也後漢移陽曲縣于太原界乃于陽曲古城置定襄縣而太原之陽曲隋開皇六年改爲陽直十六年又改爲汾陽恐陽曲之名也武德七年復改爲陽曲縣說子琳遣使詣闕請罪子琳從之乙巳以子琳爲峽州團練使峽州東夔部

丙辰夜京師地震有聲如雷者三　初僕固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爲女回紇請以爲可敦夏五月辛卯冊爲崇徽公主嫁回紇可汗壬辰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奏祠部郎中虞鄉董晉爲判官虞鄉漢解縣後魏分置虞鄉縣貞觀十七年省解縣并入虞鄉二十年復置解縣而省虞鄉天授二年復分解縣置虞鄉縣屬河中府宋白曰後魏太和九年于今虞鄉縣西十三里置南解縣周明帝廢南解以虞城縣屬綏化郡今縣西三十四里綏化故城是也貞定四年改綏化爲虞鄉縣周末置解縣于今虞鄉縣東于解縣西五十里别置虞鄉縣今邑

是也六月丁酉公主辭行至回紇牙帳回紇來言曰唐約我爲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敢之涵慚不敢對視晉晉曰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爾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言不計其生死皆償馬直也）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晉拜既又相帥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　戊申王縉表讓副元帥都統行營使　辛酉郭子儀自河中遷于邠州其精兵皆自隨餘兵使裨將將之分守河中靈州卒士久家河中頗不樂徙往往自邠逃歸行軍司馬嚴郢領留府悉捕得誅其渠帥衆心乃定　（自四月連雨至秋八月京城米斗八百錢　九月吐蕃寇靈州丁丑朔方留後常謙光擊破

之　河東兵馬使王無縱張奉璋等恃功驕蹇以王縉書生易之多違約束縉受詔發兵詣鹽州防秋鹽州漢五原郡地隋置鹽州治五原縣今州南抵慶州馬嶺縣北界即漢馬嶺縣地遣無縱奉璋將步騎三千赴之奉璋逗遛不進無縱託他事逃入太原城縉悉擒斬之并其黨七人諸將悍戾者殆盡軍府始安　冬十月常謙光奏吐蕃寇鳴沙首尾四十里鳴沙縣屬靈州本漢富平縣地郭子儀遣兵馬使渾瑊將銳兵五千救靈州子儀自將進至慶州聞吐蕃退乃還　十一月黃門侍郎同平章事杜鴻漸以疾辭位壬申許之乙亥薨鴻漸病甚令僧剃髮遺令爲塔以葬

丙子以左僕射裴冕同平章事初元載爲新平尉新平漢上郡之白土縣後漢獻帝置新平郡至于後魏縣名猶不改西魏置幽州隋開皇四年改曰新平縣因郡以名縣也唐爲邠州治所宋白曰新平漢漆縣地漢兆安中分扶風置新平郡姚萇之亂屬廢不立後魏于今縣西南置白土縣爲新平郡隋開皇四年改白土縣爲新平縣唐武德

以新平縣爲邠州治所冕嘗薦之故載深以爲相亦利其老病易制受命之際蹈舞仆地載趨而扶之代爲謝辭十二月戊戌冕薨冕雖無學術然守識通明果于臨事當時號爲忠勤性本侈靡好尙車服及營珍膳既爲宰相又掌兵權留守之任俸錢每月二千餘貫益窮奢麗名馬在櫪直數百金者常十數每會賓友水陸之珍人多不知其名自創巾子其狀新奇人爭效之號僕射巾

庚戌大曆五年春正月己巳羌酋白對蓬等各帥部落內屬　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左監門衛大將軍兼神策軍使內侍魚朝恩專典禁兵寵任無比上常與議軍國事勢傾朝野朝恩好於廣座恣談時政陵侮宰相元載雖彊辯亦拱默不敢應朝恩又謀易執政以震朝廷乃會百官於都堂厲聲曰宰相者和元氣輯羣生今水

旱不時屯軍十萬饋運困竭天子臥不安席宰相何以輔之不退避賢路默默尚可賴乎宰相俛首坐皆失色獨禮部郎中相里造起坐從之因曰今京師無事六軍可相維鎮乃屯軍十萬以致國用不足百司皆無稍食皆軍容為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朝恩大怒拂衣而去神策都虞候劉希暹都知兵馬使王駕鶴皆有寵於朝恩希暹說朝恩於北軍置獄（左右神策軍左右羽林軍左右龍武軍皆謂之北軍）使坊市惡少年羅告富室誣以罪惡捕繫地牢訊掠取服籍沒其家貲入軍幷分賞告捕者地在禁密人莫敢言朝恩每奏事以必允為期朝廷政事有不豫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由是不懌朝恩養子令徽尚幼為內給使衣綠（唐制內給使無常員屬內侍省凡無官品者號內給使掌諸門進物出物之歷）與同列忿爭歸告朝恩朝恩明日見上曰

臣子官卑爲僕射所陵乞賜之紫衣上未應有司已執紫衣於前令徽服之拜謝上強笑曰兒服紫大宜稱心愈不平元載測知上指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上亦知天下共怨怒遂令載爲方略朝恩每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衛又使其黨陝州節度使皇甫溫握兵於外以爲援載皆以重賂結之故朝恩陰謀密語上一一聞之而朝恩不之覺也辛卯載爲上謀徙李抱玉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溫爲鳳翔節度使外重其權實內溫以自助也載又請割郿虢寶雞鄠盩厔隸抱玉漢志右扶風有郿虢二縣及晉省虢縣存郿縣後魏於虢縣地置武都郡郡西魏置洛邑縣後周置朔州州尋廢隋開皇初廢郡大業初改洛邑縣爲虢縣後魏又於郿縣置平陽周城二縣西魏改平陽爲郿城後周廢入周城縣隋開皇十八年改周城曰渭濱大業二年改曰郿縣唐志二縣皆屬鳳翔府興平武功天興扶風隸神策軍興平舊曰始平景龍元年更名金城至德二載更名興平屬京兆府朝恩

喜於得地殊不以載爲虞驕橫如故　壬辰加河南尹張延賞爲東京留守罷河南等道副元帥以其兵屬留守延賞嘉貞之子也

二月戊戌李抱玉徙鎮盩厔（徙屯盩厔以兼統山南）軍士憤怒大掠鳳翔坊市數日乃定　劉希暹頗覺上意異以告魚朝恩朝恩始疑懼然上每見之恩禮益隆朝恩亦以此自安皇甫溫至京師元載留之未遣因與溫及周皓密謀誅朝恩（考異曰邠志五年春詔以寒食召郭公豐年令節恩與大臣爲樂時欲誅朝恩因會郭公朔方一軍有社稷勞宜以功卒數千人入朝欣因宴賞得以相識一月郭公以組甲三千人入覲魚朝恩請公遊章敬寺公許之丞相元公意其相得使諷邠吏請公無往邠吏自中書馳告郭公曰軍容將不利於公亦告諸將須臾朝恩使至郭公將行士之衷甲請從者三百人願備非常郭公怒曰我大臣也彼非有密旨安敢害我若天子之命爾曹何爲獨與衛從十數人赴之朝恩候之驚曰何車騎之省公以所聞對且曰恐勞思慮耳軍容撫膺捧手嗚咽雪涕曰非公長者得無疑乎案汾陽家傳子儀五月入朝七月至邠州或是四年正月入朝時事於時未有誅朝恩之謀今不取家傳又曰三月公上言魚朝恩潛

結周智光爲外應久掌禁兵若不早圖禍將作矣亦不敢既定計載白上上曰善圖之勿反受禍三月癸酉寒食荊楚歲時記冬至後一百四日一百五日一百六日禁火謂之寒食初學記曰琴操晉文公與介子綏俱亡文公復國子綏無所得作龍蛇之歌而隱文公求之不肯出乃燔左右木子綏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舉火及周舉移書魏武明罰令陸翽鄴中記並云寒食斷火起于子推琴操所云子綏即推也又云五月五日與今有異皆因流俗所傳案左傳及史記並無子推被焚之事然則書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循火禁于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並周制也上置酒宴貴近於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還營上留之議事因責其異圖朝恩自辯語頗悖慢與左右擒而縊殺之考異曰實錄是日詔罷朝恩觀軍容等使更加實封留于禁中朝恩既奉詔知負罪乃自縊又曰載遣腹心京兆尹崔昭等候朝恩出處會寒食宴近臣朝恩入謁有詔留之朝恩乃懼言頗悖戾上以舊恩矜貸不加罪刑朝恩遂自縊新傳曰載用左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案實錄去年十二月乙卯孟皞爲京兆尹今年三月辛卯爲左常侍秉書崔昭爲京兆也奉詔自縊殆非其實新傳云周皓與左右擒縊之今從之外無知者上下

詔罷朝恩觀軍容等使內侍監如故詐云朝恩受詔乃自縊以尸還其家賜錢六百萬以葬丁丑加劉希暹王駕鶴御史中丞以慰安北軍之心丙戌赦京畿繫囚命盡釋朝恩黨與且曰北軍將士皆朕爪牙並宜仍舊朕今親御禁旅勿有憂懼　己丑罷度支使及關內等道轉運常平鹽鐵使其度支事委宰相領之　敕皇甫溫還鎮于陝　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每衆中大言自謂有文武才略古今莫及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無度吏部侍郎楊綰典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載心忌之乃曰太學校才所聚宜得名儒以師之而以朝恩判監事寔爲辱汙衣冠乃奏以綰爲國子祭酒外示尊重而實奪之權也嶺南節度使徐浩貪而佞傾南方珍寶以賂載載乃引浩代綰爲吏部侍郎浩越

州人也載有丈人自宣州來丈人尊老之稱蓋父執也從載求官載度其人不足任事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書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大怒不得已試謁院僚院僚使院判官僚屬也判官聞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大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留宴數日辭去贈絹千匹其威權動人如此　夏四月庚子湖南兵馬使臧玠殺觀察使崔瓘澧州刺史楊子琳起兵討之取賂而還子琳自峽州遷澧州　涇原節度使馬璘屢訴本鎮荒殘無以贍軍上諷李抱玉以鄭潁二州讓之乙巳以璘兼鄭潁節度使　己未有彗星出于五車長三丈　庚申王縉自太原入朝　五月己卯有彗星出于北方　癸未以左羽林大將軍辛京杲爲湖南觀察使　荊南節度使衛伯玉遭母喪六月戊戌以殿中監王昂代之伯玉諷

大將楊鉥等拒昂留己甲寅詔起復伯玉鎮荊南如故　己未以彗星滅降死罪流以下原之　秋七月京畿饑（唐以京兆同華商邠岐爲京畿）米斗千錢　劉希暹內常自疑有不遜語王駕鶴以聞九月辛未賜希暹死　吐蕃寇永壽（永壽縣屬邠州古豳地漢爲漆縣唐武德分新平置永壽）　冬十一月郭子儀入朝　上悉知元載所爲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上由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言泌常與親故宴於北軍與魚朝恩親善宜知其謀上曰北軍泌之故吏也（李泌從肅宗自靈武至鳳翔軍謀大事泌皆預決故言北軍將校皆其故吏）　故朕使之就見親故朝恩之誅泌亦預謀卿勿以爲疑載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爲江西判官

且屬少遊使善待之

辛亥大歷六年春二月壬寅河西隴右山南西道副元帥兼澤潞山南西道節度使李抱玉上言凡所掌之兵當自訓練今自河隴達於扶文緜亘二千餘里撫御至難若吐蕃道岷隴俱下言吐蕃兵入寇分道向岷隴州而下臣保固汧隴則不救梁岷進兵扶文則寇逼關輔首尾不贍進退無從願更擇能臣委以山南使臣得專備隴坻詔許之坻音底

郭子儀還邠州　嶺南獠酋梁崇牽自稱平南十道大都統據容州容州治普寧縣漢合浦縣地因州西有容山而名與西原蠻張侯夏永等連兵攻陷城邑前容管經略使元結等皆寄治蒼梧容管領容白牢欽禺湯瀼巖古等州在桂管西南武德四年分靜州之蒼梧豪靜置梧州朝廷乃以辰州刺史王翃為容州刺史容管經略使翃至藤州言於眾曰吾為容州刺史豈可寄治他所必

得容乃止乃以私財募兵不數月斬賊帥歐陽珪馳詣廣州見節度使李勉請兵以復容州嶺南節度使治廣州兼統五管故詣之請兵勉以為難翃曰大夫如未暇出兵但乞移牒諸州揚言出千兵為援冀藉聲勢亦可成功勉從之翃乃與義州刺史陳仁璀宋白曰義州即漢蒼梧郡猛陵縣地隋為永熙郡永業縣唐武德四年於此置南義州天寶改為連城郡乾元後為義州藤州刺史李曉庭等結盟討賊藤州治鐔津縣漢之猛陵縣也翃募得三千餘人破賊數萬眾攻容州拔之擒梁崇牽前後大小百餘戰盡復容州故地分命諸將襲西原蠻新書西原蠻居廣容之南邕桂之西北秦道州武陽依阻洞穴綿地數千里復鬱林等諸州先是番禺賊帥馮崇道番禺漢縣唐帶廣州番山在州東三百步禺山在北一里因以名縣桂州叛將朱濟時皆據險為亂陷十餘州官軍討之連年不克李勉遣其將李觀與翃并力攻討悉斬之三月五嶺皆平先是督廣者無不貪黷海舶泛

者歲纔四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檢閱故末年至者四千餘船勉在廣累年器用車服一無增飾及代還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所貯犀象諸珍異投之江中囊然襆被而歸 河北旱米斗千錢

夏四月己未澧州刺史楊子琳入朝上優接之賜名猷 庚申以典內董秀爲內常侍唐百官志太子內坊局令從五品下掌內坊隸東宮開元二十七年隸內侍省爲局改典內已令爲丞掌坊事及導客內常侍正五品下 戊寅靈州西原地陷 吐蕃請和庚辰遣御史大夫吳損使於吐蕃 成都司錄李少良上書言元載姦贓陰事上置少良於客省少良以上語告友人韋頌殿中侍御史陸珽以告載載奏之上怒下少良頌珽御史臺獄御史奏少良頌珽凶險比周離間君臣五月戊申敕付京兆皆杖死 秋七月丙午元載奏凡別敕除文武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

從之時載所奏擬多不遵法度恐為有司所駁故有此奏　八月乙卯淮南節度使韋元甫薨時詔和州刺史張萬福以本鎮兵千五百人防秋西京萬福詣揚州交所領兵會元甫薨軍中皆欲得萬福為帥監軍使亦請以萬福節度淮南萬福曰我非儌幸人也勿以此相待遂去之　丁卯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將兵二千屯奉天防秋（秋高馬肥吐蕃數入寇唐歲調關東之兵屯京西以防之謂之防秋）上益厭元載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腹心漸收載權丙子內出制書以浙西觀察使李栖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　九月吐蕃下青石嶺軍於那城（青石嶺在原州西那城即漢朝那故城在原州花石川）郭子儀使人諭之明日引退　是歲以尚書右丞韓滉為戶部侍郎判度支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斂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滉為人廉勤精

於籍領作賦斂出入之法御下嚴急吏不敢欺亦值年歲豐穰邊
境無寇自是倉庫蓄積始充滉休之子也
壬子大歷七年春正月甲辰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唐鴻臚寺在朱雀街西第二街北來第一坊北即西內宮城又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毆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
朱雀門金光門長安城西面中門朱雀門宮城南門也是日宮門皆閉上遣中使劉清潭
諭之乃止　三月郭子儀入朝丙午還邠州　夏四月吐蕃五千
騎至靈州尋退　五月乙酉大雨雹大風拔木乙未以旱赦天下
減膳撤樂　秋七月癸巳回紇又擅出鴻臚寺逐長安令邵說至
含光門街西內宮城之外爲皇城南面三門西爲含光門奪其馬說乘他馬而去弗敢爭
盧龍節度使朱希彩既得位悖慢朝廷殘虐將卒孔目官李懷
瑗因衆怒伺閒殺之衆未知所從經略副使朱泚營於城北其弟

滔將牙內兵潛使百餘人於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衆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遣使言狀冬十月辛未以泚檢校左常侍幽州盧龍節度使左常侍左散騎常侍也　以淮南旱免租庸三之二

十一月庚辰以蕃戎入寇巴南屢多征役免巴蓬渠集壁充通開八州二歲租庸　十二月丙寅雨土辛未置永平軍於滑州

癸丑大曆八年春正月昭義節度使相州刺史薛嵩薨子平年十二將士脅以為帥平偽許之既而讓其叔父崿夜奉父喪逃歸鄉里壬午制以崿知留後　二月壬申永平節度使令狐彰薨彰承滑亳離亂之後治軍勸農府廩充實時藩鎮率皆跋扈獨彰貢賦未嘗闕歲遣兵三千詣京西防秋自齎糧食道路供饋皆不受所過秋毫不犯疾亟召掌書記高陽齊映高陽漢縣屬涿郡唐屬瀛州與謀後事映

勸彰請代人遣子歸私第彰從之遂表稱昔魚朝恩破史朝義欲掠滑州臣不聽由是有隙及朝恩誅値臣寢疾以是未得入朝生死愧負臣今必不起倉庫畜牧先已封籍軍中將士州縣官吏案堵待命伏見吏部尚書劉晏工部尚書李勉可委大事願速以代臣臣男建等今勒歸東都私第彰薨將士欲立建建誓死不從舉家西歸三月丙子以李勉爲永平節度使 吏部侍郎徐浩薛邕皆元載王縉之黨浩妾弟侯莫陳怤怤音夫爲美原尉咸亨二年分富平華原及同州之蒲城以故土門縣置美原縣浩屬京兆尹杜濟虛以知驛奏優奏優者言稱驛往來供給車馬無稽留居皆無闕乏優於餘驛也又屬邕擬長安尉怤參臺御史大夫李栖筠問其狀怤色動不能對乃自言其情栖筠乃劾奏其罪敕禮部侍郎萬年于邵等按之邵奏邕罪在赦前應原除上怒夏五月乙

酉貶浩明州別駕邕歙州刺史丙戌貶濟杭州刺史礎桂州長史朝廷稍肅明州京師東南西千一百里歙州京師東南三千六百六十七里杭州京師東南三千五百五十六里桂州京師水陸路距千七百五十里考異曰實錄云侯莫陳怤爲美原尉舊李栖筠傳云華原尉侯莫陳怤以主簿薦優敘長安尉又曰栖筠劾奏浩等上依違未決屬月蝕上問其故對曰陛下日蝕修德月蝕修刑今謂上行私之罪未舉此天之所以警戒下明聖由是感悟坐者皆貶謫自此朝綱益振百度肅然案己丑月乃蝕於時未也今不取　栖筠之爲御史大夫方挺無所屈故事賜百官宴于曲江教坊倡優雜侍栖筠以身任風憲獨不往臺中遂以爲法栖筠喜獎善而樂人攻己短爲天下士所歸重不敢稱名姓但呼爲贊皇公栖筠封贊皇子　辛卯鄭王邈薨贈諡昭靖太子邈上次子也　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馬皆駑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回紇待遣繼至者常不絕於鴻臚至是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秋

七月辛丑回紇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　八月己未吐蕃六萬騎寇靈武踐秋稼而去考異曰汾陽家傳八月吐蕃五千騎至靈武南之七級渠公遣温儒雅從政等連兵救之九月大破之今從實錄　辛未幽州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將五千精騎詣涇州防秋自安祿山反幽州兵未嘗為用滔至上大喜勞賜甚厚　壬申回紇復遣使者赤心以馬萬匹來求互市　九月壬午循州刺史哥舒晃殺嶺南節度使呂崇賁據嶺南反　癸未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人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席裹尸貯筐中棄於野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于客省唐于右銀臺門置客省或四方奏計未遣者上書言事者及四夷使客未報者皆館于其中常數百人度支廩給之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先是兵興凡要州皆權署團練刺史元

載用事授刺史者悉帶團練以悅人心刺史之出必借團練以擾民故模指切言之而其言大率刺譏載云　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爲安史父子立祠堂謂之四聖且求爲相上令內侍孫知古因奏使諷令毀之冬十月甲辰加承嗣同平章事以褒之　靈州破土蕃萬餘眾吐蕃眾十萬寇涇邠郭子儀遣朔方兵馬使渾瑊將步騎五千拒之庚申戰于宜祿宋白曰宜祿本漢鶉觚縣地後魏熙平二年分鶉觚縣置東陰盤縣隋帝元年以縣南臨宜祿川改為宜祿縣九域志宜祿在邠州西六十里瑊登黃𦵔原黃𦵔草名蓋其地多黃𦵔草因以名原○備音備望虜命據險布拒馬以備其馳突宿將史抗溫儒雅等意輕瑊不用其命瑊召使擊虜則已醉矣見拒馬曰野戰烏用此爲命撤之叱騎兵衝虜陳不能入而反虜躡而乘之官軍大敗士卒死者什七八居民爲吐蕃所掠千餘人甲子馬璘與吐蕃戰于鹽

倉又敗鹽倉在涇州城西考異曰邠志曰十月西戎寇邠涇原節度使馬公襲之郭公使其將渾瑊率步騎五千為之犄角十八日師登黃菩原望見吐蕃瑊懲引其衆前據乘險仍設拒馬槍以退瑊突之勢史抗溫儒雅等宿將五六人任氣自負輕侮部將遊酒高臥使人召之至則皆醉矣見拒馬槍曰野地見賊須擊設此何為命去之戎衆既陳抗等叱馬軍使驅賊及回自衝其軍吐蕃躡背而入我師大敗卒之不死者什二三汾陽家傳十月吐蕃寇邠寧度涇川遊闕川南于渭河令軍公遣渾瑊等前後相援以待之二十四日大戰于長武城我師敗績瑊等突出乃免唐曆十八日吐蕃寇邠州瑊與戰于宜祿官軍大敗二十二日馬璘出兵擊之又敗二十七日己巳璘遣銳斫吐蕃營破之二十八日庚午詔追諸道兵屯西郊十一月一日吐蕃退段公別傳曰八年冬十月二十三日犬戎入寇人汎于臨倉我軍與朔方兵馬使渾瑊之衆併力齊攻防秋諸軍望賊而退于是我師不利今日從邠志唐曆段公家傳事從實錄舊傳兼采諸書璘為虜所隔逮暮未還涇原兵馬使焦令諶等與敗卒爭門而入或勸行軍司馬段秀實乘城拒守秀實曰大帥未知所在當前擊虜豈得苟自全乎召令諶等讓之曰軍法失大將麾下皆死諸君忘其死邪令諶等惶懼拜請命秀實乃發城

中兵來戰者悉出陳于東原且收散兵爲將力戰狀吐蕃畏之稍卻既夜璘乃得還郭子儀召諸將謀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爲虜敗何策可以雪恥莫對渾瑊曰敗軍之將不當復預議然願一言今日之事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朝那虜既破官軍欲掠汧隴鹽州刺史李國臣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犄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趣秦原括地志曰秦州清水縣有秦亭秦谷非子所封地也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返百城即涇州靈臺縣之百里城渾瑊邀之於險盡復得其所掠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於潘原殺數千人虜遂遁去令諶在軍中雖有戰功而性貪暴取涇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人曰熟且歸我半歲大旱田無收農人以告令諶令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時秀實兼營田

官農以告秀實秀實判狀辭甚巽使人諭令諶令諶怒召田者曰吾畏段秀實邪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秀實庭中秀實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裹創手注善藥旦夕自哺田者然後食取己所乘馬市穀代償勿使知淮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令諶大罵曰汝誠人邪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其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令諶聞言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　乙丑以江西觀察使路嗣恭討哥舒晃　時吐蕃數為寇朝議以為三輔以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為守元載嘗為西州刺

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乃言於上曰今國家西境極於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當西塞之口接隴山之固草肥水美舊壘存焉比者吐蕃毀其垣墉棄而不居其西則監牧故地皆有長壕巨塹重複深固原州雖早霜黍稷不藝而有平涼在其東唐原州治高平當隴道之要漢光武收隴右先擊高峻而後可以登隴隗囂赫連勃勃據高平乘高以窺隴東秦北得以族姚興滅要害之地也平涼縣屬原州西南即隴山之六盤嶺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每歲盛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爲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原州西南有木峽關州境又有石門關隴山之關北抵于河皆連山峻嶺寇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爲之羽翼北帶靈武五城爲之形勢然後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密遣人出隴山商度

功用會汴宋節度使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陛下奈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亦遂寢爲後楊炎復議城原州張本

有司以回紇赤心馬多請市千匹郭子儀以爲如此逆其意太甚自請輸一歲俸爲國市之上不許十一月戊子命市六千匹　是歲有大鳥見武功肉翅狐首四足有爪爪長四尺三寸毛赤如蝙蝠羣鳥隨而噪之神策將張白芬射之以獻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四終